



壑雲篇文集卷之四

壽仇介菴詩序

臨川剡叟李伍

漢著



古之君子出則允文允武爲憲萬邦處則經經緯史  
抱膝長吟無在而非自得也然或長才域於短馭而  
未際乎時之大行未滿乎人之願望未慊乎已之素  
志者顧時有之是則存乎時會何如耳以余觀于往  
古凡當紛擾逐鹿之際才雖不逮乎中涓苟依日月  
之末光亦足以裂土而受爵若際乎海不揚波林無

伏莽之會則雖胷藏十萬亦袖手而歛經綸耳則余  
又以謂存乎人之見地何如矣何也一五字句耳或  
以爲恨時不用兵或以爲幸時不用兵一字之間其  
志懸殊不啻霄壤矣夫樂太平而享寧謐此豈易遘  
之時會也哉今吾鎮府介石仇公抱經濟之宏猷而  
僅任乎偏郡承天子之休命來蒞茲土受事之始即  
運量其精神以綏靖乎六屬俾人人皆有以自得于  
湖山數百里之內外此豈智效一官才效一職者所  
敢望歟蓋實有以振作乎士氣凡瓜牙之士皆有桓

桓之氣象以是環千里之疆而比日熙熙然皞然樂  
乎有道之長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治世之民壽斯  
其會矣公于是時與吾郡大夫等壽畫乎民隱而調劑  
乎寬猛之宜與郡中之文士博洽乎典籍而廣和乎  
篇章與梓里之賢豪或遊或寓者話先民之舊德而  
泳賞乎新得之輿情亦安往而非優游自得之日也  
斗大金印尚且俟之公今年屆乎強仕四月望有二  
日則懸弧之芳辰也諸君子濟濟鏘鏘張錦幄而進  
朋觴祝以無疆亦云報也某草野之朽民也受公教

愛之日已久不能將一芹之獻聊搗里諺一章以志  
求錫難老之願云爾

送朱衡宰歸武林兼壽六袞

天地無不生才之日國家無不用才之時宜乎鍾山  
川清淑之氣以生者皆得以奮興于功名之會以服  
休服采而各展其弘抱已然徃徃有才而不用用或  
不必才者豈造物者別有心以待斯人非世人所能  
測識歟前代取士于科目一途以故負壯猷卓識之  
士或見遺於有司而不在貢舉之列士固不得爵位  
而居之國亦不獲英俊之用無怪也自當代龍興天  
下異能之士雲蒸霞蔚各奏其長以奮興于功名之

會乃亦有異姿傑出氣宇軒宏見知于大僚效能于  
盤錯而竟不得一官一職以自見知于世如吾友衡  
宰朱道翁者其一也衡翁武林豪傑士也生而秀出  
于曹耦驚賞于先達童年失怙時際搶攘乃能銛鍛  
砥礪造就真才凡諸當世之務皆講求得其精要諸  
顯人事有糾結艱鉅難任者商之衡翁則隨手輒解  
輒辨甲寅乙卯之間陳力于親王幕下逆氛靖而海  
宇清奏績于樞府咨名于詮曹將有珪爵之析璽綬  
之佩矣乃以簿書期會之間格而不選自是而奔走

京嶺峴秦隴溯洄于吳越泛庾杲之芙蓉者有之  
跼蹐于張豕之矮屋者有之碌碌因人究無成績而  
年亦且老矣歲復一歲送人作郡能無爲鬼所揶揄  
耶茲壬午夏與余相遇于別駕李公署中傾蓋談心  
肝胆如雪囊雖得聞高致于同人林石友言次乃今  
而更有迥出于所聞者斯誠經世之宏才救時之實  
學也其如半綬不緇何哉龜山之操曰手無斧柯奈  
龜山何余亦皓首無成者能無同病而相悲也耶篝  
燈論事相與疑年乃知今茲重九甲子將周矣于時

訪道於空山叩因于瞿曇旋將返棹乎武林以事三  
徑之築樓遲道周資斧且竭故園未遂梅成塢客卽  
聊斟菊有華衡翁達人也曠觀天地之大劑量物類  
之繁後此因緣詎復可料鼓刁朝歌者幾何年而後  
有後車之載更歷幾何年而後有營丘之封度索山  
有桃焉歷九萬年而後一熟物且不以早戒爲貴矧  
吾人胸包宇宙能無一飲而吸百川哉于疑對酌大  
斗執筆引年以導諸同人先鞭且繫之以詩云

壽鍾學博

今夫士君子讀書蓄德博學綜今將以明體而達用  
也自前代定制設立餼廩養士於庠序意非不善也  
逮學之數十年體立而用裕經已明矣行已脩矣卽  
選需次僅授教鐸至于十年不調或平秩而升卽有  
論道經邦之鴻猷貳公弘化之偉略何所展其驥足  
哉求如朱備萬之以却學教授召廷試第一擢翰林  
脩撰胡若思之以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轉縣令旋  
召入內閣掌機務者數百人而僅一二見數百年而

僅一二見則此濟濟群彥懷瑾握瑜銷歸何地乎會  
須有聖君賢相殷殷然樂育人材更制立法有道以  
處此度不致以學校爲羈縻英傑之地或謂師儒一  
階清高足尚清則清矣高于何有乎記曰師嚴而道  
尊邇來人心不古師嚴則處其下者落落不合甚至  
掉臂而去之若夫抱道而自尊則妬嫉者愈衆上下  
之間俱有歧心矣此非學優而德盛才渾而養深純  
乎以聖賢爲依歸而置功名富貴於度外者勢能無  
不屑不恭之意耶嵩菴鍾年翁德興之名儒也鍾洪

厓石虹之奇秀挹鄱湖琵琶之清波學廣問多才高  
養邃趾美前脩淵源家學不以接跡世科爲榮而惟  
以紹聞衣德爲心數見知于名學使者皆以掇巍科  
登臚仕爲期迺近沿前代之定制來典吾臨教鐸宜  
長材也先生乃恬然安之以其數十年修之於已者  
而勉進諸生於德藝也而且敬恭僚友廣厲新英初  
仁山丁先生剛方而勁直先生則佐之以沉潛溫恭  
今恕翁周先生簡亮而安恬先生則佐之以周詳而  
敏括夫其所以待寮案者尙爾斟酌時宜罔不歸於

至當則凡訓迪子弟隨才造就俾之各得其性之所  
近舉可知也吾邑教事有成丁周二公不得專美先  
生真中分魯國矣茲者先生年屆六袞諸弟子沐先  
生之教澤既深彬彬然群趨而來微言以佐壽觴余  
牢騷抑塞人也不能蒼粹綺語添繪繡於美錦之上  
且謂弟子之祝其師與邦人之祝邦君賚朋酒羔羊  
而躋公堂者不同惟頌壽考作人之詩冀綿教澤於  
永永弗替奉先生之教而益光大之不待異時之澤  
被生民即進退俯仰於平日者無不稱爲此即安定  
笑大夫褊衷未化也歟

胡先生之弟子也如是而祝先生乃爲有當耳諸生  
其即以是獻于先生吾知先生必追爾而進康爵且  
此借題以發牢騷不平之氣也鍾者以其未甚誇  
揚擯而不用余謂就現在之所有而贊美之則其  
器與其所受適相當耳烏有餘地以爲大受之藉  
耶故復書此以發一笑剩叟再書



笑大才  
其咀以是燻于夫主晉映夫主必壯爾而數惠觀日  
時夫主之策乎必咬是而斷夫主必為首當耳請生

壽饒聲明八十

抱一以凝神虛中以應務節宣乎二氣之極備極無  
調劑乎萬彙之過亢過弱以恬淡為宗以濡忍為守  
因應不窮變化各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祖之  
徒得之以導引吐納延齡八百此漆園之寓言而未  
既古人之實也吾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於我老彭然則彭祖之生平蓋沈潛乎先王之緒言  
佚行網羅乎往跡之理亂否藏絡往開來卓然為一  
代之文獻而華靡不足以滑其中險阻不足以撓其

寧故能挹受天地之冲和而享其年也若我肇翁其  
得彭祖之遺風而引申於弗替者乎翁少而敏異特  
達爲鄉先達所甄重將顯其材猷於制舉之業值其  
尊公先正薄遊吳越西楚棄養不返隻身胼躅負殖  
而歸自是而慰安其壽母願養踰九袞友恭其難兄  
安享於高丘遠近之人莫不歸仁歸義焉且彭祖僅  
以其導引自延而已而翁則推衍岐俞之術以濟世  
道既行矣名既彰矣當事者既表揚其行誼而授之  
以職官矣而翁且夷然不屑視若無有也一旦棄若

敝屣焉余則謂翁之所以難及者猶不在此也余得  
交翁在辛丑壬寅間正強仕之年也識解洞達議論  
清朗而毫不自恃也于其先世所藏書固薰蒸已透  
矣而於前賢諸大部必多方以購之力有不及則呼  
余贖金以共購之皇皇乎惟恐予之不爲協力也余  
初亦謂翁第豪舉以徵富有或廣蓄以俟臨時緝閱  
耳及與翁深夜劇談論至隱錮疑難之處翁一一徵  
引古籍尋原究尾爲予剖析余然後乃深愧其在購  
書之列而予緊乎未之有觀人之度量相越抑何遠

哉然此猶學術事也翁舉丈夫子三人孟仲皆餼于  
庠矣季亦以世業遊於衡湘矣而仲季忽然不祿田  
無半頃粟鮮甌儲而翁坦懷安之下以失掌珠而致  
憾于天不以室窶空而致歉于人天非敦古道而齊  
得喪者哉長嗣旋將膺歲薦達彤廷矣得英才而廣  
教育矣而翁未嘗以為忻此科失雋於棘圍而翁不  
以為戚今諸孫皆英英玉立而曾孫亦且捧書受學  
矣翁人則與元配姚孺人含飴弄孫曾出則與當世  
大夫士庶扶老濟傾葆真樂道得一頤年仁者必壽

斯之謂矣今仲夏下浣書昔八旬長嗣暨諸孫將列  
長筵以奉祝觴而翁槩却之方將陟華蓋之巔登軍  
峰之巘左拍洪崖肩右搥浮丘袂翁其真有意於彭  
祖八百之期歟余將率諸矣少捧霞觴而挹翁以略  
分兩袖之雲也

金

書

詞

集

壽阮母徐八表

自古開國承家之君子未有不資於賢媛之贊襄而能內外咸理以垂休裕後者也然或用柔以濟剛用寬以濟嚴用儉以濟奢用畏慎以濟侈泰寧能璧合珠聯琴調瑟叶而內外一致歟若夫合志同方始終一德惟我妯翁阮秋潭先生暨妯母徐老孺人爲無間然矣先生秉性冲澗執德純粹內承家實符先生之淵源外受羅文止先生之陶淑所稱文質彬彬躬行君子也者孺人結褵來歸與夫子合德却鉛華而

弗御屏侍媵而勤劬古稱鍾禮郝法孺人不替過之  
自廟見未及事姑而事繼姑備得二人之懽心爲小  
姑小叔婚嫁務極周詳靡有纖缺姑弟雙叟無歸養  
之終身弗懈此皆代姑勞勩而行其孝道也先生蚤  
年設帳金邑黃獅渡歲暮得館穀以歸途遇鬻妻壘  
母者先生解囊中金悉畀之歸而與孺人飲水啜菽  
以度歲華琴瑟靜好愉愉如也較之孟德耀桓少君  
之安貧執勞不其先後同揆歟迨于孕兒育女聘婦  
拊孫先生一以筆耕墨耔孺人一以織紉組紃雖不

登于豐裕亦未嘗至于匱乏此非經理有道烏能一  
一就緒如是哉迨先生秉鐸八年俸入無多食指愈  
蕃而所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視爲諸生日無異  
也會城公務繁多先生服官又過於勤慎每雞鳴戒  
旦孺人必爲兒婦率先有劉東山夫人煮糜以啖僮  
婢之風焉中間爲穿窬所窺至於出無公服孺人安  
之毫無芥蒂反勸先生寬釋其人而遣之既而先生  
捐館諸嗣子以菽水承歡母爲其之如飴至今童顏  
鶴髮猶凜敬姜勞逸之訓以課孫曾先生樂道高風

儼然長存堂戶間也昔种明逸隱居終南山之豹林谷授徒養母頗盡天倫之樂事及明逸應聘爲司諫母更喚而咻之責其子之不能發光戢采爲世所知故明逸未久即拂袖歸華山遵母訓也今阮氏之嗣子冢孫有聲庠序皆以友教後進爲已任敦行勤身以養志型仁講讓以維風孺人頤而樂之喜可知也所謂以善養不必以祿養也白華之詩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豈不大勝于載驟駸駸不遑將母者歟今茲孟夏初吉爲孺人設悅之芳

辰嗣子將噬魴捕鯉以稱觴諸屬戚亦且製錦以助爵將求大人先生祝嘏以陳詞或謂請託之文未必由衷莫如內戚中操其里諺以捧卮爲質而有徵也晚女弟偕仲嗣事母三十有五年矣備知孺人溫恭之德數十年無一疾言遽色也舉家孝友慈愛上下如一也孫曾之振振仁厚行將繼志而顯揚也無如言之不文不足以爲孺人加爵無已仍爲之誦南陔之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饘亦既色思其柔無或有憂矣勗增爾虔以介丕祉不其引之勿替歟以是爲母

加祝或亦以爲無夸詞而飲之得其安也云爾

徵詩壽揭憲武元配李七十

古之君子高尚其志谷飲岩棲既絕華膺之緣必有  
肥遯之侶故於陵邁迹以灌園厥有辟纁之耦鹿門  
垂情于釣澤爰有編荻之儔未有歌五噫而無和運  
九還而獨煉者廡下舉案敬斯至矣庭前角佼樂何  
如之當吾世而悲玉山之早頹痛丹血之成碧如憲  
武揭先生其人山惟恐不深澣川猶思其滓抗情懷  
葛矢志桑田豈待再計而決哉設使室靡萊婦饋鮮  
桓君何以稱雲中之雙鶴峰頭之並蒂也欽惟華亭

子李孺人以 仙令之淑媛爲忠貞之順婦懿美淵涵  
臧嘉夙著歌三星在戶於流離顛沛之年歎四海無  
家於棘刺叢集之會而能戢景焱光括囊無咎故徘徊  
澤畔不中射工之含沙不于林園罔罹樊人之噪  
圍迨鯨波稍渟其蕩瀟而鴻澤漸息其磬鳴于是益  
修內則之儀虔奉茲幃之吉氣惟和而容惟婉是以  
堂上冰壺永無悲於夜月而堦前玉樹乃茂對於春  
風雜珮以問門多長者之車醴齊既陳座有孺子之  
友孺人則益著其謙撝諒無矜于動靜長齋繡佛庭

飄貝葉之花收稼惟奴田留嘉穀之穗惠于宗卹澤  
及比鄰以是君子無內顧之憂室人免交謫之苦樂  
琴樽以消憂著詩書而壽世既博既精以陶以咏貫  
串十三經以垂家學網羅廿一史以定皇猷夫孰非  
內助之惟勤而德將之罔斃歟朽等素聆君子之緒  
論側聞閨閣之芳聲當斯七旬初度之辰能無一觴  
附獻之祝不佞某敢揚糝糠於前臯諸同人幸翕琳  
琅而齊響



復興同仁會小引

今夫仁也者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心也萬化之原莫不于是托始焉苟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靈於萬物者又安得冒然而稱之曰人也哉願仁之爲道大而難盡自昔聖賢慎言之故有才猷大展於時利賴廣被於物而於隱微之地弗清胞與之量弗宏則卒不得以仁許之也今舉而被於儲材掩骸之一端而曰仁在是將無有嗤其侈言之而罔協于情也乎夫亦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非可以安坐而致徐引而舉

也由其一端而引伸之則凡有四端于我者無不可  
以勉強從事日起而大有功也矧夫人之顛連無告  
孰有亟於不能具藁程而擬者乎于是而不足以動  
其心夫孰有足以動其心者在昔稱西伯之仁者亦  
列數掩骼之事然則此一事也甚未可以爲小善不  
足爲而忽焉不爲也是舉也於行之事僅屬一端而  
所爲經費之需所爲持久之計又頗繁重而難任夫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故又大聲疾呼以告夫群焉仁  
心爲質者合志而同方計誦而慮遠庶有以廣其施  
於莫既而擴其志於無窮也仁人心也豈俟朽鈍一  
叟瑣瀆爲哉是會也昔之賢豪長者固常行之矣甲  
乙交証罷廢多年今諸君子復力興之雖仍舊名而  
實剏始也余濫尾其後故言其梗概若此

買餅飲出余豈風其餘對言其賦謝書也

丁亥靖羅烈冬年今精每千數代與之輪沙暫谷而  
嬰難竟念時是會出昔文贊嘉身昔固常於之矣甲  
飲其風而感其志然無讓出才人出豈對味吟一

募化雙舟小引

蓋聞已飢已溺古人所同不陂不梁君子致誚故德  
周於身者澤必濟乎物而力詘于已者事必求乎人  
非釋子之好勞亦王政所宜及也啟者金陵既圯汜  
濫時聞行旅悽惻于迷津往來留滯于斷崖招招舟  
子呼之不來踽踽征夫悵然欲絕雖則壙垠之野未  
可跨波上之長虹惟是孔道所經亟宜具津頭之一  
葦庶幾小艇載曉月流光蕩漾于波心勁楫截長風  
壯志不羈于繭足苟旅人之不病于涉實居者之大

慰其懷余水滸住持蓮源者不辭托鉢之勞願結有  
因之果思濟兩渡兼募雙舟奈物力維艱而獨緣難  
耦必也金錢有積方可庀材蔬菜稍充始能召匠敢  
告四方之善士共襄一葉之慈航多少隨宜遠近依  
賴從此普渡於河沙是能遍週于國土合什以請百  
千爲祈謹疏

四卷終

壑雲篇文集卷之五

文昌會敘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文昌帝君祠祀遍天下考之載籍帝君之神降生於  
東晉越雋張氏歷時至今已千四百年餘矣而東鄉  
艾先生謂斗柄戴匡六星曰文昌自開闢懸象於天  
豈必虛其位數千年至帝君生東晉而後司文昌之  
柄歟此其論事甚核而於理有不盡然也何也上古  
不可考矣自虞廷命契爲司徒掌邦教命夔典樂教

胙子歷夏殷周代各有學學皆有釋奠釋菜之禮未聞專祀夔與契也但曰使有道有德者教之學沒而祀于瞽宗以爲先師而已至後代始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貞觀六年始罷周公祠定祀孔子爲先聖此萬世永遵之禮莫有異議者也豈可謂前代虛其先聖先師之位至周季而後有道統歟則夫文昌六星懸象於天無所不統至帝君生而後專司文昌之柄亦其理之斷然而無疑者也從吾遊者某生與其同學謀範帝君神像祀於老蒼禪堂而問敘

於予余惟學之道知行兩大端而已古人論學必貴躬行弗徒以其知也然學必從知入知者學之無窮者也前有千古後有萬年而皆以一知貫通之故天之所以運而不息地之所以廣而難周日月星辰之所以推遷庶物之所以馮生萬事之所以錯出名物象數之所以繁興與時爲隆替凡夫時已往而數無定而莫之有遺焉者皆知之所際也行則當躬之所踐履焉爾以其知之所至之分爲行之淺深得失之符則雖終身未有所行而行固已裕於知之內矣其

所得行者素位而弗敢越其畔也置身於倫類之間而忽忽焉弗力於當然之務固天之棄民也位之所不在而欲竭感以圖之雖聖者有所不能矣故夫學者必以其當然者力之於已以其未至者俟之於天居焉則爲通儒出焉則爲名世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執是以往而已矣世無干祿之學也有干祿之祀乎哉生也儗帝君而祀之試讀其實訓事事皆勸人爲善語語皆勉人爲學固與孔子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同符而合轍也神之所福者必其修孔子之

道者也然非曰吾第修之已司命司祿不能爲吾子奪也苟若而然則誕越而無所嚴事亦心之所不肅也生也勉乎哉慎其祀事而後神之據之也然必附祀於禪堂者何也祀孔子於釋老之宮明太宗以來有明禁矣帝君之祀固未有禁也力之所未裕而弗能專祀焉固有待也附祀亦法之所許也必有所嚴事而專事焉尤理之所無疑也生也勉乎哉其與諸子謀所以就之

漢武場閔帝廟募修小引

兩間之大惟浩然之氣有以塞之古今之久惟浩然之氣足以持之漢前將軍關武安公非所謂浩然正氣充周於無窮者歟自漢末迄今千有五百餘歲祀事遍乎寰宇神靈煥赫常如一日盛矣極矣苟祀事有不修則人心之義有不明非武安之神有增損也撫州演武場郡邑講武之地也廳事之右舊有祠廟以崇香火雖以奉神實所以振作斯人忠義之氣以扶維綱常於不墜焉爾茲則上不疑以庇夫雨露而

旁不足以捍乎風霾過其前而目其圯敝能無惕歎  
今僧慨然欲加修理以物力之艱來請題緣募化余  
惟武安之義固足以感動乎群倫而於講武之地爲  
尤亟人而不以忠義爲心也人而以忠義爲心也寧  
有巽恡不舉手而助者哉僧其持募冊以往可也

伍侯燈會敘

昔臨淮之神將安抱玉耻與阿榮同姓而改姓季英  
期之祖劉凝之慕伍侯之忠諫而改姓員此皆豪傑  
自命者也然抱玉猶感憤於一時之國仇耳至如凝  
之者古人往矣其足以致吾景仰者何不乏人而獨  
致慕于伍侯此其所以致之者匪於千載存獨契也  
歟某少讀吳越春秋竊多伍侯之智勇忠孝然慕侯  
之誠未能疑之若也乃緣小試遂以侯姓麗於學官  
竊喜得附于侯姓無抱玉之愧而有疑之之幸也矧



又生伍侯之鄉誦習傳聞典型不遠也哉侯之神綿於千古而其祀獨盛于東南唐時狄梁公奏毀淫祠獨侯與夏禹泰伯季札不復有所差昂而或者猶于侯之往事致議論多見其不知量也已茲予同里祀奉侯香燈者數十年如一日非侯之忠孝智勇足以致之而能如是哉願與同會之子姓傳讀古籍深揆大義以景仰侯於不衰區區更姓效凝之故事未足以奉侯也

復興伍侯燈會敘

某曰伍侯之忠孝智勇大矣東南之人類能祀之士大夫類能道之即余亦常別白言之至於江上丈人浣紗女子雖能因侯之祀而廣祀之亦僅紀其名稱已耳其所以慕義無窮者未能或知也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哉方侯之際禍時使與父兄俱死其滅沒不傳固已若乃漁父雖稱烈士浣紗即稱賢女苟其不能舍生取義以成侯之功烈雖奮其智力以有爲其成就即有可觀然用或不大或不終亦未必不滅

沒也安能食報無窮如此哉惟伍侯以不死而傳  
人女子以死而傳故夫處死生之際誠難也東漢張  
儉避難四方連及士大夫受戮者十百家後之君子  
於儉有餘責者儉雖名士然存儉不足以救桓靈之  
弱故無用多殉天下之豪傑以絕蒼生之望也然而  
當時孔褒至於舉家爲之爭死迄今嘖嘖在人耳目  
間今之世慷慨激烈之風固絕望矣無論交遊親知  
苟有禍變即褰裳而去之惟恐其餘波相及夫其所  
以偷生而自爲計者則得矣然靜言思之何以對江

上丈人浣紗女子哉茲吾鄉祀侯者類能廣祀丈人  
女子且能聯會以致誠豈僅於記其名稱而已耶某  
故言其舍生取義之烈如此以爲天下慕義者勸也

始言其合主頌義之然以此爲天子慕義皆備也  
女子且猶鄉會以姪婦豈勤於其各辭而日昭某  
士女人宗絲女子始茲吾喚脈卦皆賤詣賈脈友人

金龍四大王廟募脩敘

自古忠臣義士必有其英靈正氣長存於天地之間  
而不敝而後之慕義而相感者始得誅其功與德而  
崇祀之以余觀於鄉堡之間時有煥然而祠祀則亦  
各有勤施于其民者然而捍患於一隅禦災於一曲  
未必有關於天下之大慮足以植綱常名教於千古  
其不列于祠官宜也若夫金龍四大王謝公以一書  
生伏處桑田讀書樂道非不有以自娛也而毅然閔  
宋社之既屋慨已力之無能而以其身投於洪濤誓

將滅賊於後世以遂其義憤之氣馴至百年當真人  
奮興南服狡勢猖獗之會而能湧河北流以助成摧  
陷廓清之績於以奉簡書而膺王者之祀此豈一曲  
一隅之功所能比烈哉余撫之得有主祠也自包佐  
領魏君遷鎮始魏君出材力余家助地基合構此庠  
小之宇疑未足以妥王靈也矧三十七八年以來椽  
瓦無不缺壞香供未謀其貲緣掌祠者之不得其人  
也今吳仲可嗇然自守者也來守是祠而慨然有脩  
葺之志謂余地主宜知義而襄事余顧影徘徊抱  
久矣趙一囊空扼腕曷濟為是勉書數語以為賢士  
大夫慕義者勸使知節烈之所由來而非僅為植福  
祿災之小數嗟乎忠義之在人心自在曠百世而相  
感者夫何待于朽叟之言哉

夫夫慕義者勸使知節烈之所由來而非僅為植福  
祿災之小數嗟乎忠義之在人心自在曠百世而相  
感者夫何待于朽叟之言哉

風者夫同卦于冰與之言始

類災文小樓却平忠義之其人少自非難百世而時  
夫夫慕義皆備射映碩然之祀由來而共對為社  
夫矣賦一囊空時湖島齋為長城書樓語以為寶士

社會小引

詩曰以社以方秋報也而行之以春則亦近乎祈年  
王制曰宜乎社以享神也既祭而會飲則亦以洽乎  
人但朝制壇而不屋以通陰陽之氣五方各樹其所  
宜之木以為憑依今之里社率貌乎神之像而翁媪  
並設焉殆非皇古句龍之舊祀矣展季曰能為民捍  
災禦患則祀之然則里社各祀其有功于民者不必  
合乎王制而自不背乎古禮也鄉田同井相友相助  
相扶持春秋兩廣祀乎神而因以洽比其鄰里進而

講射讀法焉教孝教讓焉雖曰鄉人飲酒乎而實敦篤古道矣此吾鄙社會之所以設也釀錢爲貲正簿儲費其遵成規庶其可久

募修千金堤敘

金堤之築也始於唐魯國顏公大修於明梁山古公曩者隨時修補經費有藉今則歷百三十餘年因循弗顧之日多矣昔賢之命意也大則隄水環遶郡城以固一郡之風氣次則沿河一帶有蓄洩而資灌溉國賊之所關焉又次則郡東南之孔道公私利涉賴以不病焉夫天下之事未有歷千百年而不敝壞者矧浩浩洪流束以一隄而謂一勞遂以永逸雖日削月侵可以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哉且長隄不可

以少缺猶之長繩不可以寸朽也當其卑薄而增培則易爲功力及其潰決勢大則力益以難任矧今茲倒塌已非一處迺歲衝剝已非一日失今不治其害何窮余目擊其傾圮悵惘于跋涉也以矣奈時諠不能舉羸徒致慨于點金無術焉爾今水滸寺蓮源上人毅然欲以託鉢募緣力爲修補此其意非不甚善然功大而費繁時艱而助寡蓮乎吾懼汝之願力大而法力小也心殫身瘁不見成功徒爲畏難而不肯任事者之所藉口反以塞後此有志者之進步也奈

何蓮上人曰僧微乎其孤也且不憚啣精衛之玉矧宰官居士心力厚善什百倍于僧者肯坐視當務而不舉乎即有不繼吾竭吾心以爲之未必無寸尺之益也余嘉其有志而不畏難乃實地之證修異乎浮屠之幼緣故握筆以引其端爲四方善士勸云

募修橋梁道路小引

城南五十里河埠橋鄭朝英鄧宜生與予同生崇禎  
丙子歲素來庚誼甚洽近年散處各鄉音問稍疎矣  
今仲冬忽介苦行僧來謁求作募修橋梁道路序引  
余惟天竺之教務爲墻垠無根語動云如來說法能  
使大地山河頓成莊嚴法界究無實際可尋而此僧  
不辭勞苦力修有爲功德則其平日之苦行可信矣  
且津橋孔道皆王政之所必及也單子過陳譏其棄  
教廢政夫非居是土者之所宜講歟况男子志在四



方遇一崎嶇險徑或曲澗無梁則逡巡有戒心安有見此頽廢而不動念歟或謂時詘難以舉羸余謂募一大善長者獨力濟衆則誠有難措者茲僧人持緣遍叩則隨力樂施衆繁易舉將見險塗頓成康衢圮橋遂若坦途而人人共濟非以求福而福自集非以避危而危自安矣故樂爲弁言以先之俟功完之日將代石以列衆信芳名共垂久遠云

馬家橋萬福菴募修敘

駕高屋養閒漢此古德之所訶斥也現今佛無露坐者蓋輸錢以空囹圄逋負此良宰官之勸勉也豈非偉然高論哉雖然言各有所當也馬家橋萬福菴爲臨金孔道曩時驛使必少憇焉今則上漏下穿佛幾露坐僧徒栖息處尤敝塌不堪有開士越塵獨過此地頓興修葺之思遂卓錫焉衆謂時詘勢難舉羸開士曰世間事何難易之有在人之仔肩何如耳揮金佈地有爲功德雖落第二義然幾見慳悛不除緘囊

橐者能臻無上甚深微妙法乎余與四五良友深然其言而畧為歛助併勸其沿門擊柝廣為乞募庶潰於成世豈無大善長者提綱挈領而直任不辭者乎且緣以衆舉隨力大小稱心助緣總歸于植福田而破鄙吝云爾且開士歛產也歛之豪傑官于近地商于近地者所在而有倘聞梓里有高僧應迹茲士卓然舉廢而興墜則必蹙然而喜慷慨豪舉而助勸之矣余聞萬曆初年有賢郡伯蘇公汝為偶憇此見楊生壁門一文亟求見其人生乃效干木之風而避之

其後蘇公每過此必停車問此生而楊生竟勿見識者兩高之此菴若得修理完善異時達官過此寧無緇衣好賢如蘇公其人哉若媿鈍根而解帶以鎮山門又在開士越塵之箭頭機矣余因約略而言之諸檀那尙其鑒此毋視為鄉光居士不根之遊談也哉

老禪堂募脩敘

會城繩金塔前華嚴古寺創自盛唐歷宋明迺于當代迺盛迺衰不待言矣其東隅垣外有一禪巷舊爲戒衲拙初精修之地老屋三間一茅蓋頂師徒苦行數十餘年地不加闢而德日益崇其徒毓明屢欲稍闢梵宇卒困於乏貲弗克舉羸近歲塔圯而寺益衰老禪堂之頽敗抑又甚矣先是毓明將逝時殷勤囑剗于其高足心月朗爲之住持心月性地光明年雖少而志甚堅叅究闡提求向上事孜孜不懈而且勤

學好問學佛之暇亦復學儒于吟咏性情之次徃徃有精到之語足解匡頤余每歎拙初苦脩宗風將復振興於茲時也余向年常遊其地毓明讓容滕半間爲予佈榻予每欲助之修葺而力不從心今秋心月飛錫至予鄉言風雨漂搖太甚一笠不足以蓋如來深憇叢林將鞠爲茂草也予于乞募一事素所厭聞茲於實地證修者則情不容已因與姻友臯子石書臯季孫子淑予子姪五珮七八人共謀之諸子踴躍從事深爲可喜然召匠鳩工求木輦石籌粟與蔬爲

費甚廣要非數人所能勝任愉快不得不告於四方善信共念此刹爲苦行頭陀勤苦証向之所非架大屋養閒漢之區也凡我同人隨緣樂助成就一精進佛子奚啻課督一佳子弟以維家風幸毋以老朽綿力不能爲登高之呼而漠然置之也草率書此爲募緣小引云

大慈閣募緣圓滿序

今千金隄寺鼎建大慈閣既以是月甲午上梁此合  
郡有爲功德也豈惟一路梵宇之冠冕而已哉言水  
利者護隄而生民之納總納結賦歛不荒矣言地形  
者撫城之三元樓二水會合之萬魁塔辰戌艮巽形  
勢相維矣言河道者四方舟航夜集望佛燈而息蠟  
蜃風濤之恐怖皆願出於其塗矣言登臨之樂者賓  
賓賓饒東南之美遊百仞之上覽江山之暨必有如  
曾子之記擬峴者矣蓋以顏魯郡之創業古梁山之

繼事今豪傑之士因而修之將于是乎千古豈與作  
無遮會演天魔舞焚芻人楮緡遂云燒劫乎哉功大  
力涸僧人盡瘁所願先註緣者勿失信施一信字未  
註緣者共勦樂助一樂字正如造浮圖者必合其尖  
毋吝此一級請韋馱尊者趨之

白衣菴募修序

如來正覺以空色悉捐證無生滅而觀音大士乃神  
通普現應迹周圍夫豈一塵尚滯斯益行實雙收故  
誠既至者神必依德有恒而福亦集也太賜巷白衣  
菴其來久矣曩常顯迹於蒸黎響隨袍應近乃傾頽  
而剝落寂若靡聞豈神之去來無憑實人之瞻禮弗  
肅某等於吟眺之次共興興復之思非曰人人返照  
觀自在心亦曰念念無慳修有因果而已敢告同志  
共發信心念彼觀音力福至禍不侵與浙予米而炊

劍爨曷振餘困而解衣珠也哉亟集良緣旋臻盛事

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募修敘

入秋三日朽與吾友陳北垣聚語新稻升矣而遠勝  
啼飢者不止悔不早勤四體而分五穀當不至此北  
垣曰此所謂同病相連非憐也咄嗟未已而張友薦  
玉偕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僧慧明來訪言其寺之前  
殿爲土寇所燬十數年矣將謀復建且兼修後宇朽  
曰此非有大善長者垂金佈地安能作此大創構乎  
慧也愿樸而文弱宜未足以及此薦玉曰寺亦有大  
智長者力任其大以往募於通都大邑財賦之所聚

萃慧固徒衆也能無分募以助其師乎且或因緣湊  
合安知不有大善長者奇遇於一旦乎此垣曰兄不  
勤四體而分五穀故無以助善緣蓋以筆墨作佛寺  
懺悔前愆朽曰唯然世之錢穀贏餘者未必不從作  
有因功果來其善心固在自能樂出所有不待朽言  
也朽自惟所居去匡山不過五百而遙而探勝之思  
徒勤於夢寐倘附于苦行開士興復古剝與有微勞  
固所願也因爲序次是日聞語一段以爲四方大善  
長者告也

五卷終

壑雲篇文集卷之六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上陸澹成先生書

漢自冬初拜違顏範初謂旋趨函丈受業析疑隨思  
門下諸子皆當尾仙舟而續發上苑春明各展所學  
獨落拓一生垂翅不振逡巡河濱棲遲道左殊有難  
爲情者是以足不果前也然足雖不前而此心耿耿  
曷常不時依左右也哉恭惟吾夫子學貫天人望隆  
斗岳將沛霖雨之施先宏樹人之典明燭無疆搜羅



不啻既已慎採夫參苓而復不遺子漫孳俸駁放下  
士得附見于闈牘憐材無已之盛心海內其將其見  
之矣豈區區感恩一士也哉淡祿祿無能悠悠愒日  
徒具七尺不飽一升念僻處荒陬泥塗自蔽不覩京  
師之廣大罔窺廊廟之鴻猷躑躅涔涔埃弗効不  
獨有負夫君子甄陶之殊恩抑且不足爲足迹半天  
下者作牛馬走也是擬於文衡歲試後卽躡足走都  
門而執經以圖卒業也所惧者昌黎韓子振古人豪  
也既已受職四門博士猶且以僕賃無貲衣裝弗給

而三上宰相之書書既上矣而其困日甚匪第當時  
宰相趙鼎盧邁諸人不能格外遇之而有宋大儒執  
古誼以譏之有明文士擬作唐宰相答書以譏之矧  
庸闇如門漢者乃欲于此時奮其無師授之學走數  
千里壙壤之區名譽無所從起汲引未闢其塗將不  
跋前疐後進退維谷也哉惟冀吾夫子教思不倦而  
預有以待之或史局謄稿較刻之勞或幕中裁答閱  
文之寄非敢謂足膺其任抑亦以其愿使夫徃而學  
焉耳翹望玉音以圖進止俛首沉思懷慚無地遠道

思窮無由自達拙稿雖謄未敢郵賸謹錄焦桐一篇  
用徵鄙悃春寒旣解調攝惟宜惟吾夫子爲道自愛  
爲時自愛

陸先生答書

年兄雋才也。不過暫作六月息耳。三年轉盼。宜努力  
以待再舉。都下人情涼薄。館席亦未易得。年兄所論  
實未敢輕爲勸駕。率復不盡惓惓。

復上陸澹成先生

丙子春王正旦門下受業漢謹稟南陬小生神飛北  
關搦管逶迤百端交集有如寒蛩悲咽于砌草之下  
羈人愁婦或者觸緒相關瓊樓玉宇中人其惟離離  
啾啾盈耳哉卽有遐思亦惟九皋鳴鶴時一徹聽爾  
焉有微吟細響而能達于五千里外霄漢之表者乎  
雖然蟋蟀隨候而變遷元公體物而載咏世無善鳴  
者耳天必假之以鳴又何必收聲斂响盡如捲舌伯勞  
也夫用人一道自古惟難古之君子舉其所知隨材

器使故士有一材一藝皆得乘時而展布雖柄不已  
枋抑且推之噓之使有以別際其會也後世防弊之  
法過詳而使能之意寢失賓興大典也而選士于糊  
名易書之中求合文格而已其行之端否不必論也  
其言之爲菽粟爲畫餅不必計也入者登之進之出  
者斥之罷之升沉自此霄壤矣至若鄉評所悉採攬  
所詳之人雖行足爲楷模學足徵典故力足濟時艱  
識足定國是必且遠嫌疑慎齒頰惴惴然不敢舉嘿  
嘿然付之無何而已矣此夫一切之法爲之也夫孰

奉而孰咎哉如漢之在門墻也非有鄉曲之譽也非  
有聲名之藉也一卷不完不備之文顧蒙屢搜屢搯  
之眷賜見殷勤再三慰遣真若有不忍釋然于砥砭  
燕石也者若乃微賤之所貞固自持藏乎否乎潔乎  
若乎則未有爲之達于記室也者逆之于搜渤之外  
宜無不可然曩者亦常飛九天之咳唾於下土矣捧  
讀懷慚俛首自訟力且疲矣志且餒矣年且衰矣縱  
竭駑鈍亦何益矣而惟是幽獨自持不敢有媿衾影  
繭足于繩樞甕牖之下校讐于殘編蠹簡之中皓首

無聞丹血時嘔如是而有得乎俟之如是而終無所成乎安之固未嘗一飾竿牘以干於人懼夫一蹶不能自拔將有負于先生一日之知也雖以先生之門且不敢多修寸悃以勤寺人其爲膠固不通終焉若此茲者長豚紀思爲求饔飧之一飽而附漕艘以北行進謂阿爹向常欲進遊于大人先生之前矣豈足難前而問亦可竟疎耶于知已而亦無一言亦大寂寂爾矣時無以塞兒子舌因起而盥浴以修候于先生之門一寫其奔鄙鮮通之狀非敢有所異也先生

固常相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已今尚能傾耳而一聽蛩螿之鳴否耶嗟乎風號雪泊之次簷頽釜水之餘而曰得少佳趣獨享爲慚不惜萬里馳獻尊親有是理乎適供噴飯捧腹耳玉茗堂集附呈記室聊借鄉里能文之古人以揜今日之朽拙一帙埃塵殊難頓掃慙愧慙愧臨稟戰慄不知所云

上李卧衡先生

某聞隆古之舉士也舉其所知故凡秀民之升于王  
廷者未有言行不交修而得與于其選者也後代則  
舉其所不必知而知者則必不敢舉欲求士之言行  
合一而無負知人之哲也蓋亦難矣于糊名易書之  
中而得一士焉其幸而爲君子聽之其不幸而爲小  
人也亦聽之而士之卓然有志自樹者亦不能必得  
大君子而後出於其門也若是者蓋有天焉道之盛  
也君子每與君子同升代之衰也小人亦與小人蔓

引自唐宋歷明而皆然而某於今日竊獨似有厚幸也丁卯賢書我江右得兩大君子主文衡於內又得數君子分校于其間謏劣如某乃得以其拙菀備採擇於大君子之前幾幾乎俛得之乃格格乎其竟失也千秋知己默契于文字而不必一旦拜恩于私門此顧先生所以有咄咄怪事之歎陸先生所以有西江美才未易量之稱而吾夫子所以有失東隅而收桑榆之勉也今者既駁放于外矣以三君子交相憐惜而不得收之格內矣而某且以爲有厚幸者竊以爲

於君子則受知不能必人之盡爲君子也則不必盡受知區區得失非所論也寧加損益于故我哉而獨有慨於衷者僻處荒陬泥塗自蔽徒具七尺不飽一升未覩京師之廣大罔識制度之鴻規思欲負笈走都門趨函丈以圖卒業然十口溝湟待命一身五千長途資裝無策不能不有望于兩大君子之垂手而援之也向也在糊名易書之中不知其爲誰何之人以其文之不遠于程式也而欲升之客歲亦旣晉謁於門下而溫乎其容以接之矣倘下詢於同里新升

之士亦可以得其持已之槩矣而謂必束之於選舉  
之一途乃竟同於不知誰何之人而置之是古之道  
卒不可復見於今而大君子之愛士其意亦有所止  
也豈事理之所宜然哉伏惟弘古人之休風沛下士  
以化兩言論之餘筆札之末而有以位置一寒士俾  
得不困于凍餒而勿墮其前志也則幸甚矣力蹇途  
修有懷莫達因風呼籲瑣瀆匪倫

上儲惕菴先生

某自八載以來竊讀先生之文心戢而神馳半載以  
來幸沐先生之化心悅而誠歸是敢輒獻鄙文以呈  
斧削不意于孔學師處傳聞賜以一字之褒嘉某自  
分學殖淺鮮才識凡俚何應獲此旣而自惟聞波久  
矣世有大君子採之於衆棄之餘倘得親承警欵示  
以爲學之方則磨礱淬礪之下鉛刀或尙可以一割  
亦未可知也昨者積誠上謁又值幾務方殷屏息而  
退內顧焉厨烟不續塾務難荒不得不亟歸而就遠

館也惟是不獲大賢之提撕恐終迷于蹊徑耳輒不自揣妄乞公餘之暇惠以晷刻之勞將前所呈鄙文盡賜刪抹指其紕繆之所由然示以規矩之所必至庶大科伊邇有所持循或者其收桑榆乎又有附稟者長洲何岷瞻鄉墨行遠辱採鄙卷二篇附刻聞客歲幾罹楊子勿之阨又其文評中所引用貴宗同人評語甚多多中理解不知同人行輩於先生爲第幾二君近今道履何如敢求批示一筆或得於家報中附致賤名順郵拙文以就正倘得二君推愛而賜以

甄錄則感荷實且不朽也柴墟先生集某向年祇得讀其十五卷耳內云自藏林遷泰州近來譜系何如其遺文所傳者抑尚有全編乎餘懷種種統俟課文後期方得樞趨鈴閣以承回命也踰分妄呈悚報無地



復上儲惕菴先生

古之君子之爲治也兼養與教而一之四民皆在所  
養之中養之道固無分于秀朴也教之道則有其差  
矣然必無不教而卽簡棄之者也考其德藝程其功  
能其賢而才者固以鄉三物賓興之其未能然者必  
復進而造之優游而漸漬之使之勉其所不及將有  
以繼乎其後也其又不能然者則亦察其志之弗自  
餒而不憚委曲以矜之使之有以自善而不棄之於  
君子之治之外也今某在大君子旃幪之下庸闇不

修不足以自前所以數際大比之期而不能與于興也簡而棄之固其宜矣雖然其志尚不忍自餒也竊自以爲質旣庸而就衰數亦奇而不偶于祿之學固非所當爲亦自分無非分之興也至于文章一道敢遂棄而弗務乎哉且夫時命之不猶也祇能阻人于利祿之外詎能阻人于理道之外也棄而弗務重自棄矣且何以異于不在君子之治之內者哉顧文之爲道廣矣大矣大而爲國家修明典制考據古今沿流得失進而窺儒先之闡與以正學術之源流俱非

愚不肖某之所敢跂踵而遙望者也而獨是制舉之業童而習之以至于今白紛如也而尚未知其法之所宜然故往往不合于當世之程度然幸夫君子亦常採之于衆棄之餘而加之以一言之譽不知肯終賜之裁成否乎倘或納之于大治之中而賜之陶煉則願有進焉敬錄拙文一冊約計六十餘首敢求大君子秉含弘之度而擴裁成之功公餘之暇嚴加刪削採其稍近于理而不玷門墻者惠以評隲賜以序言郵致三吳諸名宿畧爲採布俾大君子化育之下

兔置之末簡棄之餘尚有崛強不甘衰朽如某者亦  
得以稍見頭角不猶是君子之治之所必及者哉今  
者裝繕成帙謹俟大君子之休命而後敢謁諸闈人  
焉臨稟無似竦切待命之至

寄儲同人

曩歲惕菴先生尊所聞以廣道化于敝邑傳聞先生  
曾于牘尾頽末挂及朽壤下士歷辛壬癸甲未敢以  
一字還塵記室然未嘗不心焉誌之矣夫先生鴻文  
大選衣被天下宜爲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  
也若某也生于窮陬僻澁氣拘而物蔽學闇而開疎  
少壯尚不如人而况耄及智索乎即使困猶思奮秉  
燭宵馳亦不過砌蛩鳴于隙中幽草縈于澗畔而已  
何由驟駑駘之跡于天閑之廐哉斯亦曦暉不擇地

而照澣渤不擇流而納之一驗也昔人有言文章一道代不數人人不數篇生平作好文字亦不多時今先生拔萃于羣賢蔚興之區而著述山積珠玉涌流抑亦天之生是使獨也者乃不悉懸國門徒充鄰女靚奩使非行稿拾遺一二不幾左丘蒙編年之傳牘足冒十三篇之法也哉然則叱瞻數公之表章同志良費苦心時有賢于龍門快史者其在某也飽得而俛失之宜其與草木同腐耳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竊不自揣欲繕寫其鄙猥之言以污名賢之目頃于貴

絕綱未戒行數日前浪付他賈持去到否難卜嗣容蠲錄別附便鴻倘得有道指示疵謬而提撕之不啻生死而骨肉也匆猝之中未及專札奉候武曹叱瞻二位道翁相遇之次煩齒及鄙薄嚮往之誠夫辨義理于毫芒析疑似于分秒此在昔儒先之所不容已者若因是而生譏彈因是而肆潑罵亦未嘗不傷有道者之和平也斯惟先生一人能口無擇言耳此不肖某之所以遙望門墻而戢志也猝乍附箋縷縷不盡無仞主臣

寄何吧瞻

曩歲聞于沙汀弄明月某也若有苾刺集于五內時  
於邑父師惕菴先生處勤詢道履清泰然亦不能詳  
也兩載懸切臬兀不寧而後乃今敢一修候竊以爲  
二十年餘文字理近實而才近僊令人不復知其性  
靈是則諸先生之爲功于後學者尚有未盡也自行  
遠集出而天下談理者徃徃如說家事娓娓言之而  
其人性靈畢露不必埋伏關照而書理章法無不朗  
耀斯豈作者之精神頓殊哉有以知先生之精神爲

之也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恐龍川且  
嗟乎其後矣陬邑微生望穹窿而遙拜也久矣向謂  
列宿麗乎中天有目者不必皆精象緯而無不希其  
未光若夫列星懸象于天烏能舉一世之幽遐而畢  
鑒哉而大集中乃竟採及駁放下士將無明踰列宿  
乎此種闡微引絀之盛心海內其皆傾注矣某之鳴  
私渺矣後矣曷足云乎顧其有不自揣不自媿者顯  
蒙也而又近鮮師承故雖皓首矣而猶爲號嗷之聲  
罔知所變也其可寢嚙以終乎謹錄近作一帙仰塵  
著壇懇于選政之餘閒痛加芟蕪修剔而還擲之則  
不啻耳提而面命矣此雖某之矢口而布蚩冷抑亦  
選壇中時有不能盡闡之迷陽也姑一耐其榛蕪可  
耳千里神馳縷縷難罄

辛巳寄家縣圃

會城拜別倏踰一紀日望一歲三遷如彥威不謂  
尚以平叙進秩也然出蠶叢而治海虞則標映倫伍  
倍廣會當特擢可爲預賀矣某迹遐心邇不能一挹  
芝顏而豚犬漂泊在外妄投仙署多沾濺澤朽方內  
慚失教未修一字以滌顏甲何幸又附仙舟東還俾  
得老幼完聚此皆吾弟莫大之賜也感荷何極頃子  
平家推朽命限今秋不利不知尚可苟延否倘脫此  
劫運則來歲尚欲一遊姑蘇以遂平生宿願但自揆

往還之費用維艱而尋山問水不可無小舫不可無  
蔬酒且人文淵藪不可不載酒以問字凡此數事不  
能不致望于吾弟所慮清俸無多而嫻友之仰急者  
甚衆其又何能徧及于衰朽乎是敢還質高明曲爲  
酌量倘略有以遂朽烹鱸之願幸揮毫相命也茲建  
節在海虞則牧齋先生之里也其嗣子名孫愛者尚  
健飯否孫曾蕃衍否其所著書尚可搜求否俱不可  
不畱神也瞿崑湖先生長子名汝稷字元立者以蔭  
子位至鹽運使生平畱心經濟而著書數種皆可見

諸施行尚祈吾弟爲之加意訪求倘求得遺集見教  
不啻拱壁天球也長洲名士何焯字岷瞻當代選壇  
第二手也選雖畧遜晚村先生一籌而筆力之高古  
識地之奇闢不啻突過前人數倍卽以吾私情論之  
何選慶曆名文九百首而臨川先達某得百首是以  
臨川一邑當天下之九一也吾臨人烏得不念之哉  
吾弟素以文章聲氣爲性命今此友旣在貴治安可  
不一訪也念之念之綿津山人詩清真古淡致遠情  
深此當代之芾孟也滄浪亭詩想吾弟久已屬和矣



愚謂當時時以佳咏相呈必有水乳針芥之合也仕  
當山水名勝之區而又有大手筆在望若不多爲吟  
咏以相倡和情何能已歟念之念之朽懷縷縷言之  
不盡屬有微恙尚未全痊不能抒所欲言尚俟續啟  
望吾弟揮筆示我以爲來歲進止也臨穎依依不

與家巨來

客冬聚首賢者不以未獲雋爲憂而以祿不蚤逮親  
爲歎朽謂日月悠長正可俟之後舉不謂未踰數月  
而遽有風木之痛也此豈孝思所存有神者來告之  
歟大凡人子之所以致孝于親者其道無窮正不必  
以得祿不得祿爲欣戚要惟節哀順變勉就千秋之  
事業則所以慰在天之靈者乃爲大孝之至也芻蕘  
之見尚其採之足下向日有修職官世譜及西江文  
乘之議愚以謂莫切于文乘此一二年中或可輟他

務而專事此乎然所尤致望者或竟以博文爲第二  
義而專潛心於宋五先生之學蓋五先生往矣而晚  
邨先生沈潛乎考亭者實超出于末宋元明諸人之  
上以足下之聰明才力直追古人而上之豈讓晚邨  
獨步哉倘採芻蕘則朽亦且與有榮施矣

附答書

七月於家信中得接老伯手教慰誨淳勤旣感且慙  
悚不逾深祿不逮養昔人所悲况將來亦屬渺茫乎  
一切愚私都不遑問及矣大藁承諭欲進芻蕘不敢  
竟題原紙別抄十數稍參愚妄未及卒業而大故猝  
逢踉蹌奔歸又恐遺落仍荷置巾箱持返寒舍途遭  
大水併箱俱濕急欲另抄反璧事冗未能遲遲至此  
尊紀見索強附以上汗悚無地矣率候起居未傾百  
一尚容荆謝也任綬稽顙

辛巳寄晁庶常

春初拜捧瑤函情詞肫摯愛惜老生有踰常情且有  
遲我燕臺之意始謂我窮且益堅尚如曩時也不知  
朽自舊冬寒疾淹延筋攣步蹇北望京華渺如天上  
俛首沉吟真不復敢作天際真人之想矣不但以維  
洪旣已下世而舟車靡履之需更無爲之左提右挈  
者也容歲登堂拜祝太君遂坐飲山莊六日不能移  
步爲山水之遊其頽唐可知也岑寂之中每遐想先  
輩如玉茗方城諸公或處散地或困衰年不獲在承

明著作之選故雖有與博之學宏達之才究無大典  
禮大制作之文以登於集中則時爲之也地爲之也  
台臺具英敏達練之才加之以講貫討論之學當強  
仕之年而服官政優游木天之署紬繹金匱之藏于  
以靜求天下之故而裕之神明之中見之于文則爲  
不朽之言見之于行則有不朽之功一洗前人闕汶  
不彰之氣而光大之固不僅以清高之階銜以大樹  
一縣之幟俾後起者有所爲養資望之地也其老矣  
衰矣不能執鞭弭以趨步于車塵馬跡惟與賢公子

追隨于詩酒文會之末或者不遺焉非薄採芻蕘有  
以助聰明之萬一乎無如鄉邦貧瘠之區時人洗愆  
之氣進無以爲筆墨之資退無以爲饘粥之藉卽賢  
公子亦時受其艱窘固不獨老朽之末年待斃也所  
幸兩姓孫子俱能執經受學差足解頤耳縷縷縈懷  
尚俟續布率奉候言惟祈爲道自愛不宣

壬午寄晁庶常

北望斗台垂輝布彩知一代之偉人所以樹勛猷而  
勒鼎鍾者尚俟他年若夫宏著作而傳千古者蚤發  
抒于此日也古人云思維報國惟有文章夫古之將  
相名賢顯當時而名後世者衆矣詎必皆以文章柳  
子之言蓋以言乎位不在乎司化柄權之地惟乘清  
暇而攄布其文詞云耳居清暇之地而爲文章文章  
遂足以報國則所以爲文章者豈易言哉惟豪傑之  
士處乎衆賢之中而卓然有以自見爲足貴耳吾鄉

之繼湯陳而興者不望之足下而誰望哉某年至神  
疲潦倒不振七尺病軀此攻彼發稀苓無功而必需  
夫參芪此之謂有七年之病而欲求千年不可得之  
藥也豈有霍然以起之日哉冬春棲息于東丞茲復  
素餐于別駕以七旬之衰朽而藉傭力以營生其爲  
疲茶何可勝道俟冬抄仍卧病空山耳五月初曾以  
一緘附武丞奉候想已達之木天矣倘有教言幸擲  
付武氏紀綱也臨穎縷縷不悉

寄童樸菴

奉違顏範不覺歲序頓周矣回憶延橋拜別時仁風  
道氣依依如在目中愈深懷人之感茲則遙望彩雲  
時現于淮甸知德星之常聚于慶門也老先生正在  
服官之年豈定錮泉石之念知幽居而謀天下之故  
必有措天下于磐石之偉略當宁思得偉人以佐  
隆平行將起故將軍于畎畝拭目俟之矣諸郎君學  
業當必大成讀南園邸報未見列名爲之快然然古  
人所謂兒子二郎必做者轉盼將復見也朽潦倒無

似今秋竟足不踏省門矣每欲遠探山川兼訪高賢  
而來歲尚有考貢之役不得不繭足以待之耳承致  
武父母札中垂念衰朽感荷無既敝郡當事俱是舊  
交倘亦有乘風而過章江之興乎朽雖不能爲東道  
主然尚可以隨鞭鐙而侍清宴不知可得慰茲懸切  
否也

寄陳賚予

台兄以精明疆固之力具練達綜密之才於以兼理  
六服而有餘何有于百里之彈丸古人云出宰山水  
縣讀書松竹林殆借夫餘之國爲玉堂之儲乎靜求  
天下之故而裕之神明之中則異時之經綸咸在于  
是鄉先達固亦以鄞縣發跡也弟老病淹延泥塗自  
蔽雖有飢渴之思難命千里之駕恐以靡屨餽糧之  
費累我良朋也附言奉候不盡神馳

復湯小岑

數月以來某哭小韓而不能成聲也長號焉而已何  
意蛩啾蜚泣之餘乃承老道翁敦崇古道降尊而忘  
年闡幽而表異一至此也捧讀再三彌增怛怛庶幾  
藉茲珠玉慰彼幽魂已此子負異稟而懷介性落落  
寡合彼固不屑近人而人亦不樂就之際斯慘厄真  
能哭小韓者內則伯父省右外則老道翁暨車玉虎  
三數人而已他則哀人之死悲而已豈真能哭其人  
者哉而某竊尤有痛者以彼英姿秀朗敏妙超羣志



銳行方思深識遠假以歲年進進不已當有卓然可  
傳者不幸賚志以終功力未究斷簡零篇無從收拾  
彼蓋志存遠大思造精微將欲冥搜博覽貫穿網羅  
不敢以偏長偶得輕爲論說以欺人者也而今已矣  
無可言矣剩羽碎錦旣不足以流傳將遂與無一能  
者同歸于盡嗚呼可勝痛哉竊不知足旣拜珠玉尚  
祈琳瑯倘于茶熟香清月落梁空之次作爲晁生小  
傳一篇以叙其生平未究之隱衷俾他日得附名于  
大集中以傳冀免于伯夷傳末之悲則不啻生死而

骨肉也白愧貪癡仰企曷旣

與黃訥乘

吾兄昨日偶言欲得酉日值昴宿作雞栖則必蕃莖  
又申言經星與甲子相值必八百四十日而後一周  
且斷以甲子日值角宿起此俱非也蓋禽星之與支  
日相值者惟星日馬值午虛日鼠值子耳此外都無  
之而酉日所值者惟房斗危婁嘴柳軫七宿昴宿所  
值者惟亥卯未三日也甲子七輪以經星十五輪乘  
之則四百二十日一周也如兄所言八百四十日則  
兩周矣至以經星配干支不知始于何時以臆度之

必始于甲寅而非始于甲子周旋相推西昴終古無  
相遇之時此不必考據他書只一本曆口了然矣事  
本不足辯以兄昨有賭酒百壺之說弟即欲得其半  
以消咽渴何如倘更有說弟當倍罰也不盡

乙卯與劉于野

賤產五人分寄四處而獨與長豚抱病呻吟或有時  
子倡而父和或有時主應而僕呼此種况味親嘗固  
耐咀嚼即遙度者亦可以得其槩矣弟自評岑寂似  
野僧而無其空脫悲鳴似病鶴而少其清虛意者其  
粘泥柳絮耶然猶恨其妄念時生俗懷難淨寒酸兩  
字尚未冰融未免于閒談中時一向人逗露為可惜  
耳憶向年作史論百餘篇頗多指摘古人過失因讀  
楊誠齋柳詩遂悉焚之不留隻字今無聊中偶有所

觸又不能不意外生事如曩時然亦隨作隨焚要不  
敢虛前此一悔也雷中養朱蘭一本五花競秀老病  
維摩對此微笑得少佳趣惜無好句相酬草草數語  
不堪奉寄終遜邠老一語千古也兄園中菊花當必  
盛開卽不大佳可取其黃而大者一本寄我以附折  
梅韻事後何如

與艾伯玉

令祖先生生平之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卓然足以  
障頽波而挽衰運故凡大聲疾呼之文雖不無過于  
激烈然欲以扶聖教而掃邪謬則不得不昌言以排  
俗學世之爲俗學者卒無能與爭壇坫也今續錄數  
篇在他賢集中則不失爲佳篇在天備集則未爲當  
年得意之極筆雖不補刻亦可也惟決科論當補入  
耳弟前者謬見謂募緣數篇亦不必刻而高明未能  
割愛然愛親之道似仍當刪剔也張匏野序附覽似

宜補入此公學博而名重其持論足以爲世之重輕  
刻之不爲無益也切切

答涂雲來

秋杪聞尊翁道兄仙逝心殊感惻悵不能搯磨鏡具  
踞奠一觴也歎不曷已昨承惠示令曾祖先生令祖  
先生遺文二篇一則古勁如老泉一則秀折如欒城  
真足垂示千古但愚意欲於尊翁遺稿中選刻數首  
並行俾涂氏三世傳稿煥然于一集不尤見孝思之  
淵承歟何如何如至所云盛友熊翁壽言此真世兄  
度內事也乃竟歛秋薦之翮而使凍蠅營營于枳棘  
寧不蹈舉非其人之咎歟念百里惠箋未可以重方

台命勉撝鄙諺奉呈筆削幸芟其蕪穢而澤以芳華  
庶不致見笑于大方也率復不悉

寄余東木

戊子

去冬因叵兒病篤遂三越月不能入城及聞賢竹林  
以高材見屈拂袖言旋兼有微恙朽聞之日夕望念  
及正月十七在城會文治云貴體調和如舊始釋然  
于懷也朽父子兩身枉費二十六年勞苦一旦銷亾  
前後皆空所以忍死畱餘喘者恐以殯父重累兩豚  
也故暫捱延耳今晁舍甥接在銅山養拙少釋煩憂  
門下倘乘扁舟之便到上頓渡入銅山不過二十里  
作一二月盤桓不爲無益所欲面談文事甚多快快

于懷不能猝吐總期會晤爲快耳不盡

寄武泰州

自田申拜德音旋無日不依依瞻注兩度修書托治  
下廟灣胡氏兄弟遠投不知達否客歲復修一緘付  
舍弟馳奏不謂又于舟中遺失則三書俱未達于記  
室而鄙人荒踈之咎殊覺難辭矣舍弟八月初到家  
備述垂青寒儒飲食教誨有加無已而幕中諸賢亦  
各盼睽真令人感激而且銘刻也謝謝恭惟神君湛  
思浹洽于山陽者四年旣羣祝乎俎豆新政敷施于  
海陵者一歲卽遍聞乎絃歌則自郡人相當蚤贊皇

父子十年矣而玉燕之夢尚未入懷意者小星尚未  
綢繆乎盍早圖之昔家叔祖如哀先生守泰州生家  
叔石臺侍講于署中亦以副室石氏叶吉也前後寧  
不同合乎拭目俟之矣其潦倒衰殘繭足荒圃雖尚  
玩弄乎筆墨而未逢推枯植朽之賢豪唯對留星而  
浩歎耳或者令親臬憲傅公處可以一噓乎自分濕  
灰難燃聊舉一笑耳冬深嚴寒將至鄙人無以馳獻  
所頂祝者惟與調攝合乎時宜爲天下蒼生自愛也

卷六終

壑雲篇文集卷之七

臨川剡叟李伍漢著

書過浩齋先生語錄後

有宋諸儒直接洙泗之傳濂洛關閩其最盛者也而  
不僅此也諸在周程張朱之門者顧第弗論其同時  
而並興者若堯夫之觀物君實之存誠以至浩齋之  
窮理雖其初各有所從入而其望聖人之道以爲歸  
則一也或疑浩齋之學於濂洛頗見異同余謂不然  
浩齋之全書雖不可復見就其散見者言之比明道



於顏比伊川於曾比周子於子思擬橫渠之文似箕子匪第推尊已極曾謂顏曾子思箕子有異道乎二程初從濂洛遊謂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宜其淵源有自矣而正叔誌伯淳則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六經似又不以周子爲宗也後人或以是議伊川余謂見知聞知之異孟子已晰言之自周末至五季斯道榛塞已極矣豈必代有傳人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所謂門人者不必著見於後世周子之前不必有周子則周子寧非得於六經乎而獨有異

焉者鶴林所載半山初求見濂溪三返其勤而峻却之半山怒歸以謂吾獨不能求之六經乎迄今攷半山之文則卓然大家矣而其於道也奚有浩齋不肯過訪濂洛以証所學而語錄所稱引略無小疵不醇之論其於六經也抑亦信乎有得已其所著述又甚多秦淮海謝溪堂亦既序而傳之今皆弗存惜哉嗚呼余因之有所慨恨矣顏氏早夭而夫子曰天喪予夫子之道固不待及門而傳而其卒能推大夫子之傳者乃在私淑之孟氏乃若仲淹何人亦有董常而

浩齋亦諄諄致惜於常以德學者或指以爲迂談而笑之余竊謂浩齋之學最爲醇正而其傳不甚者於後世則信乎及門之士無能推明師說者故所著書一經兵火殘失而其傳遂湮也使無中說有王通哉房魏諸人有餘媿矣推挽之功顧不重歟余惟過氏世有傳人故語錄幸勿漸盡今過某復能潛心高魯之軌範而復鑄而新之其志抑亦可尙也已願其全集雖不可概見嘗鼎一臠其於味也思過半矣顏氏之書其存於後世者幾何哉

書白起傳後

李子讀白起傳而慨然悲趙括之遇之慘也以秦之強攻趙之弱以偏裨之王齧對持重之廉頗猶且取二鄣四尉敗陣奪壘而頗兢兢焉外創於敵內迫於君進退維谷懼不能免也及秦間入而括將括將而秦易之以白起矣又重之以王齧爲裨將括則獨當之而頗竟謝焉旣而括出兵擊秦秦雖曰佯敗誘括然未有以加括也秦昭自之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孝成平原則怡然處堂曾不思發卒救括

括堅守四十六日而救不至猶未能勝括而虜之也  
及射殺括而後軍亂而降向令趙能使廉頗捲甲救  
括內外合力則起齒胡能爲哉白起曰秦雖破長平  
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亦足以發明趙括之非  
徒敗矣後之議者不能淡觀當時之事蹟遽曰括徒  
讀父書雷同一律豈善讀書者哉

書楊大年張子韶兩祭文簡末

半谷謂寓淡東于不言子韶得之若大年輕靡之詞  
殊失國體曾記癸巳在翹關館中曾爲不足之論虎

溪先生謂使汝當此則將何云漢卽操筆書云維靈  
仰贊仁明化成清穆地道無成渾無軌躅覆載之中  
咸歸亭毒贊莫能名聊陳雪牘伏惟尚享師時爲欣  
賞因附錄于此殆五十三年矣

書解組贈言册末

濟南葉綦存菴謁選得浙之諸暨令到未三月卽解  
組以去諸縉紳先生韻人逸士作爲歌詩以道之援  
古昔高風清節以擬之其意非不甚善其義或不盡  
爾也何也存菴困於膠庠有年矣青燈夜雨續學不

休不以甲乙科舉而以明經科舉寒毡數載始得一  
邑以長民亦欲智效一官才效一職以展其數十年  
之學治耳夫何縮綬方新前車早覆不忍視前令之  
受戮也亟亟申詳得謝然則存菴豈岩棲谷隱者哉  
又豈巽忍愴濡者哉徜徉于名山大澤之間放曠于  
詩僧酒人之列鬱抑無聊之氣蓋有難自爲言者矣  
嗟乎天子戒飭內外臣工詔書屢下宜乎大法小廉  
吏安其職卒守其伍民樂其生士守其學庶幾旦晚  
得見德化之成比擬三代之隆也而大官大邑以宿  
儒老學惴惴焉不敢一日安於其位此豈盛世所宜  
數見哉相沿成風世道何極然則 皇上德化何日  
而成也野人讀原文不禁悲從中來矣萬里青山幾  
兩遊屐桐鄉返葬彼何人哉噫

若只說他解組歸隱肆志煙霞不幾把是人一片  
苦心埋沒歟耶此從世道起見見蒼生不獲沐浴  
良之化而斯人不獲展經綸之才方挾得痛癢著  
採風者庶有取焉杜覺菴先生曰

秋冰軒題辭徐羽師書室又勸菴園命益不備

此取少陵贈徐卿二子句意也及讀漆園命篇取喻于河伯海若其意又進矣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學者淡味夫三子者之言庶知所以取水哉

書昌黎對禹問後

黃農以來皆家天下也至堯舜而朱均之德不類相與揖遜此聖人之因其時而權其變與朱均以安而朱均亦能自安其所也及至啓則能敬承繼禹已因而返之黃農以來相傳之舊則其道大常而可循此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而天與則與也韓子以爲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匪惟掩益之功德於不道抑豈禹之意哉

禹之傳子孟氏之言至矣此更補其所未及

晁小

書柳州送僧浩初敘後

韓之闢佛也祇能道其淺柳之困於佛也復囿于其淺淺者不足以解學佛者之惑而令其出淺者復足以錮學佛者之心而益廣其來嗚呼此異端之所以愈熾歟

書柳子厚與韓退之論文後

退之博學雄才氣凌一世乃遭此番排斥其於潮陽之貶竄也韓爲柳作誌周慎無溢辭君子人與

一 書東坡范增論後

天下共起而亡秦不繫于牧奴之立不立也立牧奴增之悞也且增之所委質者羽也非牧奴也當時奇計孰有大于鴻門殺沛公者哉失此機會宜其去矣去則晚矣 明太祖從安豐取林兒回欲奉之伯溫賜去御座而事乃寢省卻後來許多葛藤其見高出

亞夫百倍矣

書 辯詩序說後

詩序雖成於衛宏之手亦是承藉子夏毛公之說來其說有不合則互存之正闕疑之意非自相牴牾也朱子闢小序訂正疑悟有功萬世而猶有未盡釋後學之疑者在勇於刪鄭衛爲淫風耳竊臆鄭衛之詩或各有所爲而作其說有可存者亦宜並存之並存原不足以壞詩教也至如淫詩馬貴與以爲詩人之刺淫而非淫人之自作聖人復起當不易矣何必強

從而爲之辭乎

書宋廣平梅花賦後

李忠定公有梅花賦引云宋廣平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余讀李公賦強半與此同此賦如此完好安用李公補闕且襲用宋賦過半曷云極思余意此篇必後人修飾李賦而更加以研麗遂出於李賦之上不則李公必不好勞贅出也文苑英華選賦十卷而無此篇豈當時纂輯諸公皆寡學耶蓋可以徵此文之爲後人補作矣

關羽失荊州書法

此據吳史紀載而書之者也內吳外漢不與昭烈以得漢之統也夫綱目取法春秋將以尊天王誅僭竊存三綱而飭九伐之法也而奈何其仍吳史也愚以謂當書吳孫權遣其將陸遜襲荊州關羽退還遜兵要擊于關羽歿之庶乎內外邪正之辨有明也

劉將軍打虎逸事

劉將軍縱自浙還豫章路出衢信界當午酷暑暫憩樹陰其鄉人延入家祠坐因言鄉有猛虎三年間食

人幾三百敢乞將軍除之劉召一校曰汝前有罪當  
死往取此虎贖罪校往旋報爲虎斃矣劉又呼一校  
曰汝勇吾每貫爾俟立功自効往取此虎不惟雪罪  
而且論功其人奮往旋報爲虎斃矣劉大怒曰小畜  
敢無禮著人指路吾自往取之卽儒巾褰衣麾扇而  
往衆爲之戰慄將近虎穴百步導者指曰虎在彼劉  
如常步進虎見劉咆哮突前劉一躍高丈餘躍過虎  
後旋身大踏步一踢虎倒地矣軍士及鄉人隨至劉  
叱軍校曰綁虎爪足尚傷來縛者數人及剝虎劉笑  
謂鄉之爲士者曰君看虎喉中有物否衆視之則兩  
鏃縱橫拴喉蓋虎衝突時已發毒矢制其命而後躍  
也其從容整暇人無從窺測如此

半谷曰吾聞劉將軍臨陣常衝入萬衆中砍渠帥  
首而出不沾矢石對客閒坐用數百斤木棍置兩  
脛上播起丈餘以脛承之連播數十次爲樂其視  
虎如鼠耳然虎當衝突時發矢奮躍決機呼吸瞬  
目難爽而暇豫如此非有神智詎輕發于毒臣哉

題蕪武牧羊圖



右蕪武牧羊圖一卷不知爲何人手筆男女各八人  
共爲一卷有悲有怒有恨有歡有愉有勞有逸有惰  
有倦各于其神情態度得之其持杯筆以進者爲李  
少卿耶抑于軒王憫武窮困而賜之牛羊氈帳服匿  
耶余察其眸子殊有精悍鬱勃之氣定爲陳洪綬章  
侯之筆但章侯生平作畫卽以畫筆題款恣意而書  
畧無繫恠此卷無題而草木頗似南方向榮之景非  
海上苦寒蕭寂之色是耶非耶必有能辨之者

題妄語一則

日晏不炊桂珠兩缺妄念橫生因書貧士必不可缺  
數事以自遣釜無米交梨火棗必不可缺也灶無薪自  
燃爐不可缺也夜無油夜明珠不可缺也寒無衣僻  
寒屨不可缺也且無裸裎之理無縫天衣不可缺也  
居無屋自然岩洞房廊不可缺也客至不可無酒柳  
子核數枚不可缺也敬告天公默察天下貧士各有  
以給之旣而大笑曰藐姑射之山有人焉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則此區  
區者又不煩造物爲之區處也

紀異

余鄉傅公天啓年間任海澄令因上司檄文買鐵鑄砲防海于廢鐵中見一小爐重不過二斤雖折一足尚可備用遂留置書館偶一寒夜久飲司酒者置瓶于爐內不半刻而瓶中酒至沸熱不可入口詰之云間置于爐未常加火也再用冷酒試之旋復沸熱次日拆看乃夾鐵兩層中用硃砂書五火字耳開後遂不復燃懊悔不可及矣此吾里中揭德符先生館于署中歸而傳說有此異也余憶往時客饗中有得一

小鍋者在野外窀一小坎將煮粥療飢但注水于中而未燃火方往拾薪而返釜中水已沸熱矣因入米於內不一刻已成粥矣同伴無不驚訝折而觀之乃是兩層中有硃砂書五火字也拆後遂不可復用余向聞其說以爲妄誕不實及聞揭先生傳海澄爐事而知世間故自有異物自有異人不可囿於尋常耳目所不見聞而妄執膠固淺見也故記之云  
副貢游君袞臣名慶補語予曰偶携友在僻肆小飲一人蹒跚而來疲憊不堪見其跨下陰囊大如三斗

拷栳現一遊僧在肆沽飲問之曰汝疾何不醫治病人云孤苦垂死何由求醫問病幾何時荅三年矣有時消索有時漲滿發則連日雖欲沿門覓食不能往也僧曰吾爲汝治之呼店主人點一燈來線香一枝燈至僧于袖中取出舊書一本揭開數葉則有一人物儼如此病人狀僧乃燃香低聲呪十餘句將香焙書上人物揉撥不停口問病人曰知得陰囊熱否荅云甚熱僧云汝但安在旋將消矣少停果消縮如平常無疾人矣于是伏地叩謝歎云今日幸遇神醫救

我日後復發何處再尋活佛耶僧曰汝且少坐復將香于書本人物囊上揉撥一刻餘曰此後永不再膨脹矣其人拜謝而去僧亦還酒錢而去肆中人競歎奇異無一人問此僧來踪去跡者予初不信越數日向酒家問之荅云信然

一人云多年前前在豐城地方旅肆安歇有二僧亦來歇宿坐定取銀幾分與舖家買酒肉消夜初昏燃燈時一瞽者捫壁來引燈火僧起引瞽者至燈前問曰眼內尚覺得有紅光否荅曰尚有僧乃揭開眼眶細

看謂其徒曰汝看何如徒云尚可醫也僧謂瞽者曰汝送火往家去卽來吾爲汝醫眼須臾瞽者復來店家酒肉亦熟列之几上矣僧不卽飲向店家索一大板椀命瞽者仰臥椀上僧于囊中取出麻繩數條將瞽者三度綁縛又另用一繩縛其雙手引至膝脰不得動搖復解其髮緊縛于椀不得轉動乃取藥一小茶匙納于眼皮內然後師徒對飲飲至一瓶後問云知得癢否荅曰癢甚僧喜云將酒來大飲幾杯飲至三瓶瞽者云耐癢不得求解于縛僧笑曰汝手若動

得扶去眼珠矣求解頭縛僧云頭若動得磕破腦枕矣師徒相笑連飲至五壺瞽者忽云我眼光矣見物矣僧呼店家持數物試之一一能辨也問尚癢否荅曰平復不癢矣乃爲之解縛則雙目瞭然跪拜稱謝卽歸見母須臾母亦來跪拜云家有一雌卽烹來中意別無可報也僧云我已醉飽纖毫不能下咽也安慰其母子去僧乃取銀錢還店家就睡次日天發白二人收拾呼店家掩門竟去矣此事聞之四十餘年竟忘此爲何人所親見也

現七十年菩提相放千百朶光明燈燈五不熄相一  
無楞無來無去弗震弗騰篆煙還結果松榦又東撐  
是爲梵羅慈大士莫教認作嶺南能

天下有難處之事君子貴無難處之心敬慎以持之  
雖難而亦易率意而行之雖易而亦難而尤忌乎恃  
智而用術至于事勢有必不可爲者則亦循乎理之  
所至正而行乎此心之所安總求無愧乎天理人情  
之當然而已

有貧難安無道可樂二句最耐尋思于難安者而忌  
之於無樂而力求有所以爲樂者庶可以無愧也  
途遇桎梏者數人又有波累者亦在遣申于郵亭畧  
詢之則曰事亦有所因而罪非其所應得當事者有  
所畏忌而不能爲之別白也因感然有感於曾子之  
告陽膚也噫

壑雲篇文集七卷終

聖雲篇文集卷之八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瑤湖剩語 乙酉歲錄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考正典禮釐定樂章先簿  
 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此定禮之一驗也謂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此正樂之一驗也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于是太師摯適齊而  
 干繚缺武陽襄方叔諸人亦各散而之列國恥于淫  
 樂比也魯樂自是不可問矣故孔子追思師摯之始

而有洋洋盈耳之歎也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此乃儒者隱居著書之事安能上之朝廟而行之乎設樂盛于此時太師又何爲去魯乎其去在何年乎夫子追歎又在何年乎且自反魯至夢奠時不過四年半耳其間刪詩書贊易作春秋許多事業皆在此數年中迨樂正而雅頌得所先聖之爲時亦無幾矣故謂洋洋之盛在自衛反樂之後者乃先儒偶失于檢括也

先儒謂不井田不封建不復肉刑不足以致三代之治此語似是而非也諸侯各君其國則必有富國強兵之事以湯之聖而有韋顧昆吾之師以文之聖而有崇密之舉以武之聖而且滅國者五十後世人心豈能反樸還淳更賢於三聖人者乎則強役弱大併小勢所必不可已者也自郡縣設而有鄰縣鄰府相攻殺者乎殷之中葉諸侯不朝者屢矣齊桓晉文之賢視周天子如弁髦其他又不待言矣自郡縣設而天下之權歸于一其有擁兵不朝者幾人乎操懿之徒曠數百年而一見諸侯之尾大不掉者必且屢

世而難移也且上古四裔之患未有如後世之甚者  
也以七雄之強盛而且惴惴然築邊墻矣若百里七  
十里之國豈能聯疎若親以捍天驕乎後世以天下  
之全力而且陸沉之禍至不見天日者數百年各  
君其國勢渙而不相統則四裔之禍無日而可弭矣  
諸侯各君其國父子相傳詎能皆賢各國各有世卿  
采地其爲暴虐者何限天子詎能一一而正之郡縣  
之吏貪殘固時有試問有天子知之而不可誅討者  
乎至于賢才擢于世卿而不得在卿相之位者又不

待言也

小文

一夫受田百畝二十而受六十而還之上還之上而  
無子息者何以終餘年乎後世生齒日繁民之生子  
四五人者衆矣上之人安所得田而授之民乎卽有  
還上之田豈能一一在同井乎所謂死徙無出鄉者  
何所安插也後世計畝稅糧而且詭弊紛紛百出若  
受田還田其紛紛煩難者不知更何如也  
朱于于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二句亦常致  
疑曰助法旣成則溝澮涂洫各有成規改七十畝而



為百畝則匠人之治地將一一而更張之乎抑有改  
 置之名而無更制之實也若一一改其溝澮塗洫將  
 盡一國之農夫皆輟數年而不耕乎况後代而欲復  
 古于古法盡亾之後其煩難更加數倍且田既在民  
 矣盡奪而歸之上不且溥天同怨乎冒復古之名而  
 為禍世之實吾不知其何說也

肉刑既除而笞杖之下猶且殘民之生况刀鋸之下  
 其際更甚將欲復之是蚩尤之心更仁于漢文帝唐  
 太宗乎讀古之儒其見反出緹縈女子下哀哉

秦皇非公天下之人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此一語  
 聖人復起不可易矣

明前輩有謂本朝度越前代七事者有謂度越前代  
 六事者予謂有一事更甚于北魏遼金元者廷杖是  
 也以永嘉張文忠之得君能革去鎮守太監亦不能  
 從容論及此事甚可惜也甚可惜也

仕義新知  
 錄言六事

海塩董穀碧里  
 雜存言七事劉

薛敬軒從政錄云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  
 事不可啓其端半谷曰此吾素心也司馬公剗革新

法或謂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曰天若  
祚宋必無此事一時皆服其名言愚謂當答云此何  
說也凡一切新法皆王安石所爲非先帝意也先帝  
過聽于前致損聖德而召天災先帝厭之故罷黜十  
年若先帝以新法爲必可行又安得罷黜其人耶次  
日仍當以此意奏明兩宮俾兩宮洞然知新法非先  
帝意凡言紹述者皆紹述安石而非紹述先帝也  
石丙辰年十月免  
丙寅年夏月卒  
李勤敬業父子以一家之成毀論則父勝其子以天

下之大義論則其父抱慙而其子無慙矣匡復雖廢  
而武牝褫魄反周爲唐敬業陰有力焉

上虞潘府南山素言曰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  
熹公亦可以觀二子矣半谷則曰介甫甚敬伯淳而  
子瞻輒面詆正叔伯淳常面諍介甫而正叔未常面  
折子瞻四人之優劣可見矣。臣常疾其姦邪未常  
假以顏色雖陽虎臧倉未至如此鄙悖而子由亦曰  
程願入來恐不肖靜此何說也介甫三候濂溪而不  
見答但云吾不能求之六經耶亦未嘗有半語議及

瀟溪

東坡在海南食蠟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半谷曰東坡既知此味何嘗肯住南荒父子間亦尚諧謔難惟他痛詆嚴氣正性之正叔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得生各極其宜也此序之各有其義者也有其義而可無其辭乎束皙補亡未

可謂爲贅也

東坡外集及錢功澹山雜志載東坡葬父借磚事余竊疑之禮云附于身者必誠必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葬親大事安有磚石不蚤預備至期已迫而與倖于不可知之人乎果爾則大不孝矣不可以爲子矣要之此必無之事特寓言耳且寓言亦不可不慎也靈武之事肅宗貽譏千古予謂此自是玄宗昏耄不能內禪耳此時太子若不聽人言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誰復肯爲荒淫憤耄之主用力哉故國忠之

誅玉環之縊少陵謂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也楊誠齋有慨于後賢之訛肅宗者曰天下之事不易于處而不難于議也旨哉肅宗不孝之罪在後日事事可議可誅

司馬君實疑孟致辨于瞽瞍殺人章非也此不過設詞以觀聖人之所處何如耳非論其事之有無也蔡虛齋謂孟子荅之亦未爲盡善則誠然矣愚謂孟子之言舜未爲盡善者在荅萬章諸問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則此時瞍已

底豫矣至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則在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之後此何說也如避河南箕山陽城之說尤爲非理天子殂落嗣君未正其始受終大臣乃避而去之此成何世界不幾于殆哉岌岌乎此何說也

許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于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仇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余謂袁語亦粗率無禮當荅曰謚乃國家公論某豈敢私卽如流賢尊于嶺

南是絕天倫也豈非謬耶

管寧與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寧揮鋤如故與瓦石無異歆埋而擲去予謂幼安清高絕俗不取非分之獲宜也子魚用世之才何不持此以贈窮民之無告者化無用之金爲有用之金乎

愚常謂天地開闢世運攸殊洪荒之世不知紀年是一世界自庖犧氏出至帝堯七十載以前是一世界自舜登庸至三代是一世界自秦政以下數千年是一世界自蒙古御世又別是一世界然天地無終壞

之理豈有江河愈下不可復返之事竊意千百年後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將必有德盛化神之聖人復出而御世返天下于淳龐之盛也

帝舜是萬古第一明作有功之聖人典章經制悉備讀禹貢可知也至周公特加詳備耳試細思行夏之時數語則有周而郁之盛不過文盛耳設使孔子而正南面其必無爲而治也歟

左氏斃而誣馬遷亦好掇拾異聞邪說後賢斥之宜矣愚謂生民詩亦沿于名棄而起義何異于左氏附

會宋女名棄者于凡愚固不敢議古聖而中心則斷斷不敢信以爲然矣

三代而下宋神宗真間世特出之英主也惜爲王安石所悞遺譏千古設當時用程明道邵堯夫二人並相用范純夫陳瑩中二人爲叅政其所建立當卓越千古豈但當時時賢云爾乎

蘇東坡洗兒詩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錢牧齋反其意曰坡公養子怕聰明我被痴蠢悞一生還願生兒

儂且巧鑽天驀地到公卿剝叟讀之亦戲爲口占曰養兒何但論聰明恃卻聰明悞一生博學雄才輕德性翻來覆去在公卿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則其初尚有修天爵之時今之求科名者只是操演伎倆以鈎取富貴耳豈有仁義忠信在其意中耶

勸學詩云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夫通古今尚是博學于文未便是約之以禮于身心尚未有得也今之習時莠者至相戒以博古則悞舉業無恠夫江河

目下也

凡讀書須是句句體驗到自己身上求免愧悔若不反求諸身省察克治何異乞丐唱孝義歌覓食耶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子舉三子言之明是說君雖無道而臣尚能各舉其職故不喪也說者必謂靈能用人抑何與夫子無道之言相反也且君道孰有大於能用人耶

老朽常有一無聊妄想鄆大夫與季悼子同時同名曰紇生子當相先後設使意如爲鄆人之子其不能

有以目見也明矣孔子生于季宗寧不能爲東周乎天乎何以能生聖人于其時而不能位置聖人于何地乎

秦檜誤國夫人而能知之愚謂罪有甚於賊檜者黃潛善汪伯彥也何也建炎之初百事紛拏自李綱柄用而後庶事皆有條理朱子所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急務莫要于河北河東得張所傳亮而任之則兩河可盡復而天下之大勢可爲矣潛善乃極力沮壞張傳不李綱不得不罷矣李綱罷而乘輿南遷

棄中原不復顧矣因而兩河全陷虜勢日張國勢日  
蹙矣不得不從秦檜之和議矣向使李綱不罷國都  
不遷兩河不沒國勢日強檜奸何由而用哉凡南渡  
之所以不振者皆由汪黃沮罷李綱致之也若大檜  
之和議旣成張韓劉岳之軍皆罷岳飛雖欲獨進其  
勢斷有所不能故夫誣殺岳帥者檜之惡極亦檜之  
愚極也

吳王棲越于會稽之上子胥引少康羿浞之事以諫  
而卒不聽此諫術疎也當對曰昔君王初卽位時使  
人傲于戶曰夫差汝忘越王句踐之殺汝父乎則  
對曰不敢今可報不共戴天之仇矣而釋不誅豈越  
王反親而先王反疎耶他日何以見先王也如此而  
吳王能弗從乎

韓信與高祖論用兵帝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擒信  
曰信善將兵陛下乃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此其對者非也當對曰主臣名分旣定雖老妻  
弱子之世亦當束手就縛耳敢君臣相抗乎如此庶  
可以銷猜忌毒腸也



或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功諫而已矣有犯無隱臣之職也然則舜如之何曰幾諫而已矣有隱無犯子之分也然則法遂不行歟曰臣子之所得効于君父者諫也諫則臣子之職分舉矣不得諫而自無其事者聖人之所以爲孝也何煩齊東諸人過慮耶

象山先生自牖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某謂象山之學大而未化病正在此求孔孟之道不於伊川入門烏乎可哉朱子于四子集註于易傳亦有與伊川異同處卻深心推維求歸于一是所以見與之齊而萬世並稱曰程朱也

看朱子集註以覺容易可解及觀諸家刻意猜度究竟不合方知朱子用心精到

戊寅春閩人蔡鼎重趺至高陽告孫公曰奴將復來高陽不可守也公曰父母之邦也去將安之鼎曰入保定可以守公曰非君命而守與非君命而逃奚擇乎君且休矣蔡遂無言而退愚謂鼎當再進曰傳云

敗者一大公大臣也。邑破則公必受害，公縱不愛死，不顧辱國乎？明知必危而必委身委家，以予奴忠孝兩有所缺也。公宜俯採芻蕘，由千慮之一，以全國體，以存祖宗。蒸嘗知其必危而顧以身委賊，兩倫皆壞矣。如此孫公安得不聽乎？

載籍所載上古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也。後人至以後代一定之法律律古人，奚可哉！凡遇古事之可疑者，寧觀過以類而知其仁，不可于無過中而求有過也。

學者不難于無妄為而難于無妄想，何也？為非俄頃而就稍一，回思便能退悔，思則觸緒紛來，隨感隨發，必到得一念不妄，方是養心有功。行年七十未之能然，此所以抱愧衾影也。

因貧窘太甚，遂至于子孫失教，始知貧愚兩字展轉相因。因貧致愚，轉愚轉貧，愚不可醫，百病皆作矣。噫！自古稱貧而無怨，難。學者讀書明理，宜乎義命自安，然歷觀古來，偏是文人多怨，求其適合于可以怨者鮮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未之有聞何以死乎噫

陳了翁深惡蔡元長之奸邪一日于殿廷見其目視

天日久而不瞬謂蔡觀曰公大阮真福人觀以語京

京謂觀曰汝為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

觀語了翁了翁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半

谷曰了翁此言亦不能引人改惡遷善當荅曰福祿

自天賢奸由人凡吾所以論諍者欲大阮為韓富范

歐耳不欲其以富貴累品行也且此數公力行忠信

亦何常不位極人臣耶

孟子闢楊墨韓退之闢佛而蘓子瞻兄弟力闢程正

叔此真能為異端樹赤幟者也

滌筆于冰甌雪碗之中吞吐九天沆瀣立品在太山

華嶽而上指顧四際煙雲

邵堯夫天姿高邁德器冲融有體有用之學非隱遜

之流也富彥國司馬君實諸公久與周旋並無一人

一言薦之當宁堯夫亦不待不也隱遜自待矣程子

朱子稱堯夫振古人豪爽知人知言哉

朱子考正大學為千古一定不易之書但補格致一

傳文體頗似義疏漢不量下愚欲以古之欲明德句  
 直接在此至善句補傳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條雲間李豫亨推篷寤語已有此說讀之爽然但

渠願用此二節而愚則欲易置此二節先後耳

國中什一使自賦句愚謂國中獨不可就八家相近

制為公田藉八家之人通力合作乎何至助法窮

國中也

布于里之布當是責民之無常業者使出門攤雜  
 稅如載師間師之類耳決非一夫之粟米布縷正供  
 也此等處要當細考

詩歌用韻正也字固有一字而數音者亦有字非本  
 音而借叶者然古韻本寬古之聖賢亦取其聲之相  
 近者而用之不盡如後世之拘拘于聲病也今以後  
 人之韻書而強古聖賢之詩以從之至有舛謬不通  
 者矣况詩亦有全不用韻者乎武康之休文七閩之  
 才老也蓋有以本方風土之異而不合于中原者沉

以後代而繩前古乎

易之爲書既重之以六十四卦則有一定之名義豈可叶以韻而變遷以就之乎本文叶韻者固衆其不叶韻者更多後人輒強更本文之義以從韻至有一竅不通者矣彼以爲能讀古人之書吾以爲大悖聖人之經典也吾家子弟但就本字以研求古人之奧義雖有善叶韻者來訕笑之亦不必顧也。○開首乾字卽叶作渠中切音勤以叶貞字直是侮聖人之言當受大闢之誅

明道五十四歲而卒伊川七十六歲而卒愚謂明道亦有乃弟壽算則其紬繹於經傳爲功于聖門者必不遜于乃弟也

經云書同文非天子不考文遵一王之大法也字彙一書其考正訛舛亦多然其中有經書畫然之明文而輒云俗字謬字此經何王之考訂乎學者當從王制乎抑皆王制以從之乎願與擒文之士共思之字有一定之筆畫學者從監本頒定之經書以畫字可也今輒從晉唐宋明數代文人之法帖以增減其

筆畫前輩先生從而教誡之彼反訕笑曰此法帖也  
腐儒不察耳夫摹做法帖以求字體之美觀此書史  
之事備書者流也學者遵一王之法以求明體而達  
用豈可以書史自處乎况應舉時往往以平日習慣  
于率易而不及檢括致貶出者多矣此就科舉言之  
且有不可矧大而悖于義理乎思之思之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  
之教非孔子觀人也此朱近齋之說李詡戒莽漫筆  
載之此予少年自許為獨得之見及觀  
此說前人已及之見爽然自失也

漂母非婦人張良若處子昔人喜其反語之妙余謂  
頌太如者稱君子思文王者歎美人既已先得亦若  
倍妍

看山父子論史于照烈直斥各姓於阿瞞動稱魏武  
稱謂之間開口便悖謬則其所論是非又安能斟酌  
合理乎。子瞻論古多不確只武王非聖人也六字  
千古定評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觀此亦見沉酣于酒非步兵得已

處

完廩浚井自是子趨父事之常後人至以爲謨蓋然則納于大麓豈堯亦將假魑魅以賊舜哉要之此必無之事齊東野人之語也

壽州道樹禪師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余謂先著不聞不見之念于胸中是不聞不見卽老僧之伎倆也五十步與百步何異焉

昔人謂臨濟若不作祖定應作賊余謂此語甚有見解甚有分寸不然何不曰若在孔孟之門定作聖賢

可知此等終是氣稟之偏只做得賢智之過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依舊吳下阿蒙語耳有何長進處而自矜誇也

舉頭忽見衡陽雁千聲萬字情何限耐薄情夫一行書也無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雁卻回時也無書寄伊此舒信道辭也見稱詞壇久矣予謂後有待雁回句則此雁方來自北塞則衡陽雁句欠通多矣

曹操高歡未嘗身僭大號子瞻輒稱魏武神武何異

于二氏家僕不敢犯主翁乎寧不羞口

高適詠史詩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  
猶作布衣看半谷剩瞍日范睢也而可言天下士哉  
改之日尚有綈袍贈而憐范叔寒不知傾險士猶作  
故交看

古言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纏濶狹強名曰  
度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此  
其說不盡然也某以謂度之分蓋分于天行有餘之  
數也日行于天之內一晝夜而周天爲一日天行于

日之外一晝夜一周而有餘于是就所餘之濶狹定  
爲一度周天而計之得三百六十五度而尚餘四分  
度之一也然度之數猶廣不足以盡其變也則就以  
度爲成數而緇分之于是分抄之數起焉二十八宿  
距度起焉日行月行之躔度起焉五星分宮經刻之  
數起焉舉凡推澤之術皆以有餘之數爲定度而然  
也若以日行于經星距度之廣狹爲定度則每日皆  
有成度矣所謂四分度之一將于何處安放也哉  
謝公謂柳絮才高不道鹽余謂雪勢驟集時正似撒



蓋後乃悠漾似絮耳賦物各有所工也

薦芟微末事也從之未爲順非去之未足正禮何與于國人誦之太史書之乎自其子命去之而其父之陋乃不可掩矣此議論其父者之所由以起也孰謂屈建烏能知大體者哉試思違而道之稱之及于已身也蓋有芒刺交集而不能一刻自存者矣

葉公攘羊一問余向謂必因當時有借君父以立名者故問于聖人以正之耳及觀于子木去芟而後知葉公之果非徒問也屈到命薦芟陋矣使建也附于

思其所嗜之義而薦之則子爲父隱矣子木命去芟而後宗老有言焉子木對焉君子又稱其子違而道焉而後其父之過彰明較著而不可掩矣柳子訊之是也而蘓氏復從而辨之甚矣理之難明而人心之無一是也悲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子貢曰惜乎夫子之錯說君子也今以稱子成爲君子則不及舌句如何接得上以虎豹之皮毛論文質則本末輕重瞭然矣反可謂之無差乎

錢牧齋列朝詩選特立異人一例以處溫陵李贄余謂天賦贄以特出之聰明才力不能潛心正學乃好爲乖角異論以拂人之性豈謂之怪物而已何異人之有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爲正人提醒也若險邪之人持此語以爲搪塞之端其猖狂恣肆愈甚矣

晚邨評震川文謂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愚謂非也學到從心所

欲不踰矩如天之高明地之博厚更無可加處曾謂博厚高明猶有加耶亦曰悠久無疆焉爾○某他日又曰晚村必有獨見其深處淺之乎愚之窺聖人也錢牧齋極譏金華胡應麟元瑞學問淺鮮余閱其少室山房集及筆叢諸書頗服其好學而廣集古書爲學問中難得之人人固未可以一人之評斷爲定論也

韓信之功人都謂其莫大于蹇項予謂信功莫大於定齊蓋諸田實繁有徒彼滅此起構禍不休信一舉

而滅之求爲假王以鎮之且先斬陳餘于泚水上去  
二憾矣所與漢爲難者獨一項耳信斬龍且何說英  
布兩腕俱斷而又無他人以共撓漢羽欲不亾得乎  
秦火而後漢唐諸儒皆有功于聖道但衆說繁與臆  
見各出至宋諸賢出而後理歸於一是人謂朱子集  
諸儒之成余謂論功莫大于伊川伊川開其先而後  
朱子有所依據以加精焉故朱子始終服膺程氏兩  
夫子也

蘓氏父子兄弟于濂溪橫渠明道康節四先生絕無

造邨之雅則其一家之好尚可知矣無怪乎痛詆伊  
川也

人之才德斷不可分無德固不是才無才又豈可言  
德乎賊智之徒敗壞國事再用一籌不展之人以當  
之以至于不可救藥何異于使是人助賊也展讀史  
鑑何恨悲愴

禮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情同也在禮天子七月  
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固截然有其等級  
愚謂人子于親之棄養未久而舉諸原野情殊有不

忍恣然者合無留百日于寢堂以盡朝夕饋奠之誠  
斯固無踰分僭上之罪也願與凡爲人子者共斟酌  
而行之

政事之臧否人品之賢奸顯然可見者也性命之精  
微天道之淵奧濶邃而難窺也張商英素讀儒書又  
參佛法一補右正言首攻司馬光呂公著至于上謗  
宣仁后比附章惇諸人恬然無恥則平日所讀何書  
所參何學乎。趙州僧直斥無佛性者必商英也  
秀水馮具區恬淡于爵位而究心於禪悅以羅近溪

紫柏爲師友可謂篤實君子矣近讀其文集二十帙  
迹其所閱歷覺酬應太煩宴會太勤遊覽太數而文  
字之役未有已時非存心養性之道也余于佛法固  
不解竊謂于定靜安慮數句有未合也

疾邪惡佞之心不可無否則流爲合汚之人矣但要  
謹審所惡者果邪佞否又要揣度我果在持法之地  
否賢否之見果清矣但明其理於心不可見于言宣  
於人也

人定勝天固是勉勵矢志人好語然愚謂不必着一

勝字在念慮間卻要時時省察克治果合得定字否  
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歿二典三謨  
只得爾許文字娶妻之告不告何緣載得及難道釐  
降滂汭之日掩卻二親耳目耶信以爲無後爲大未  
免從而爲之辭

凱風親之過小是甫萌不安室之念其子有以感動  
之而遂已也若說不安而去其室則過大而不小矣  
其子復作詩以揚母過尚得爲令子而存其詩乎  
方遜志對太宗語果欠斟酌上曰吾欲效周公輔成

王孝孺卽當乘機拜賀曰殿下此言天下聞之高皇  
帝在天之靈實聞之今日在廷文武臣僚共聞之殿  
下千古賢王必不食言也孝孺愚昧誤疑殿下有干  
大位之心非殿下自言此心幾不白于天下矣上如  
曰成王已歿奈何則謹對曰殿下但思始終弗愧周  
公則自有所以爲周公者大如曰汝不畏誅九族乎  
當謹對曰赤族之誅所以待亂臣賊子也孝孺之所  
事者高皇帝之嫡長孫殿下之君也殿下若以淫刑  
誅戮建文之臣何以仰對高皇帝何以自處其九族

乎

一友人相對言窘悶至廢書不觀予曰此大不然農工商賈只有一个天地學者細心觀書則又別闢一天地空虛無礙可以樂而忘死再次則又有佛經道藏可恣遊觀但彼是幽岩邃谷如所稱洞天小景也只可一遊以豁目不可安身立命樂而忘返也

四十年前莆田一博學老先生在敝館談及佛書老先生曰某受釋迦老子罔極厚恩不知所報不佞進曰孔子孟子說錯甚話誤了先生要釋迦纔救活也

老先生默然

天地氣化之主也聖人理道之主也聖人在世豈必得位而後行道乎設使孔顏曾孟五聖人者並得百齡則其時之天下奚讓中天之盛乎四聖人僅得中壽而顏子蚤已短命愚常爲此慟哭號咷且致恨于天之弗克爲氣化主也嗚呼  
同子驂乘袁絲變色此等避諱何如不避已則避矣不更引起他人指斥父名乎何如不用此事之爲愈也律有故犯之條此其是歟

神宗一登寶位便思富國強兵以洩祖宗之恥而安石適逢其欲遂傾心用之然當時君相一心之所措注總在強國復仇而無自私自利之謀故不恤人言而力行新法以毒民也及後蘓轍引用楊畏而紹聖之說興惇京諸奸所以聚斂荼毒者事事與神宗安石本意相反以致亂亾後之論者不淡觀前後聚財之本心迥然各別而輒歸罪于欲大有爲之君相殊可恨也

哲宗氣稟早是乖劣不樂講官正言加以蘓軾之言以堅其衷安得不遠賢人而狎邪佞乎愚竊謂哲徽二主之失德以致亂亾蘓氏兄弟頗爲有力矣偶讀藥地炮莊而歎曰世人患惡毒者每云不妨以毒攻毒余觀莊子藥性本自有毒加以釋子炮製則毒上加毒矣竊恐世之服此藥而望其起病延年何可得也

凡前代字體字畫皆臣子所訂定上之天子而頒行之原不礙于非天子不考文之訓也茲敢以愚夫之千慮而畧陳梗概焉

閒字古從月不從日有何艱切音閒有居顏切音奸  
又居晏切音諫而何艱切之義稍狹後二切之義更  
廣愚謂倉頡制字時義豈皆備幸後人以義增添耳  
况大小篆籀隸遞變豈必執定一格爲史頡初制乎  
徐鍇曰門閉而有月光是有閒隙也獨不可以有日  
光乎自今請以爲月者歸何艱切以從日者歸居顏  
切居晏切庶義有分別而臨文不致混淆也  
獻字左右多少太懸愚意欲援睿字例省去七字而  
止寫獻字爲勻稱耳

發字下從弓從矢于義爲優丁及字也

与字乃古與字凡用欵字處但用与字于體更協

內字宜分出內字從入內外字從人

佳字佳字宜分兩類如雅鵲字當從雅雅俗字當從  
雅今俱併入佳部殊無分別

泰岱字當從水安泰字從心

白兩手曰白下畫分寫曰杵字下畫相連亦無分別  
月字舟字省文也今併入月部人烏知何者當從月  
乎



左傳國策文之傑出千古者也孔子稱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則其人輩行稍先矣必非後孔子而尚有  
傳者也戰國之可惡者其人類皆陰賊險譎者也其  
文則雄健魁偉開馬氏之先鞭矣惜乎二人名皆不  
傳昔雪文清吳康齋皆有夢見孔子之說余無從知  
此二人之名庶幾夢寐遇之

子長書孫子臆脚兵法修列誤以春秋勾吳之孫武  
爲戰國田齊之孫臆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誤以左丘  
明爲魯左史厥後兵法十三篇出而人知有孫武左

傳出而後世竟不知左史之姓名沉埋千古可慨也  
夫

舊說謂周正建子改月亦改時余謂四立可改分至  
必不可改也分至與四立同月而可乎雖今節氣之  
定名不知始于何時然古亦必有說也若改月并改  
時則是立春後始冬至立夏後始春分立秋後始夏  
至立冬後始秋分也有是理乎

易者易也不可以執一也邵子觀梅易數遇物取象  
初無成心動變不居微妙莫測近世之冒爲一撮金

數者誰欵以兩字分畫定卦復合兩字數畫取爻是三百八十四爻竟廢一百九十二爻於不用矣且八卦者六十四卦之母也俱無初爻則伏羲聖人何從畫易爲術不通一至此乎誰欵其人偏有傳者噫以合掌二字訛比偶文亦習而不察語也左右掌天然分配不可混也今之換字而不換意者直謂之順掌疊襯而已

或問予子於析理輒推服晚村精細何又時加辨駁予曰晚村推服震川先生可謂至矣然至于字句差

混處何常附會阿私極推服正希先生而於其意又禪學處輒阿斥不遺餘力此理自在天下聽人推勘精微原不可掩也且正希純疵各見又何常因晚村辨駁而削色耶但予之效晚村者只就現前道理辨論卻不敢效晚村于渺不相涉處憑空潑罵陸王兩前賢也

晚村闢禪學辨晰毫釐不遺餘力吾所心悅而誠服也其于震川正希兩先生稿稍有一筆涉禪悟者必捺一批駁于金稿尤爲疾呼而痛斥不少寬也獨至

于批評詞內必借用禪門話頭處處皆是向其嚴于律人而離畔自縱若徒以經賢傳以及儒先語錄文人集畧豈俱不足供用筆墨耶何必嗜茹舐癰也昌黎云若愈者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余于晚村則曰惜也世無程朱斯人不得在弟子之列是以謾罵處尚未渾化也○呂氏門人子弟彙刻語錄若能于講明書理後刪去濼口謾罵處則亦可謂直在其中也

大哉聖人之道此章書因有待其人而後行節遂以洋洋優優節俱虛贊道體則子思贊說聖人之三字矣愚謂首章修道之謂教自聖人言也戒慎恐懼以下自由教而入之君子言也此章亦然大哉聖人之道三節自繼天立極之聖人言也待其人以下自修德凝道之君子言也若不從聖人之道說則發育峻極皆只氣化上事而三千三百尤無所從出矣先儒既遠無從就正獨惜已身無似不足以見信於人耳回也其心章只在不違與至字上分顏子心與仁爲一純純常常久而不去從而驗之三月之久天道一

小變矣而此心未常一息違仁也其餘心與仁尚未能爲一必有所造詣而至焉從而驗之則日至焉月至焉不能無間斷也。仁者安仁是不違註脚也知者利仁是日月至註脚也。愚謂顏子心體便是聖人第未能如夫子之天縱耳蓋夫子之聖又是聖人中之最上者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也

博施濟衆下一能字便是功效俱成就了故夫子以猶病箴之夫仁者是說仁者之心體本是如此但要推行有序能近取譬乃是行仁之方不必務爲高遠

也今講說於第二節皆說得死煞了

大全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

恭敬而無實實字當作聽言行道看是又進一層也時解以恭敬當上幣字以實字當上恭敬字殊爲倒亂無章

千古言文之簡者輒推檀弓予謂檀弓尚非其至者也論語乃爲簡妙之至耳

朱子註書講明聖道有功萬代孟子以後一人也泰伯至德章仁山金氏謂引用古註未及修改原不足爲朱子病雖謂朱子功臣可也晚村必爲之強辯云云何其謬也夫牧野之師以紂惡旣稔也故謂之曰順天應人若紂未生數十年前而曰太王有剪商之志是誣岐周聖人祖宗三代謀爲不軌其罪可勝誅耶只此一語浮於蕪軾武王論十倍矣至謂商道世衰尤謬使帝乙舍紂而立微子武王亦終守臣節耳夫微子之賢雖不可與武王比聖然循世及之典以

朝諸侯不優爲耶夫孰得而翦之也

召忽死之正義也管仲不死權其可以有爲不忍儕于匹夫匹婦耳旣而有仁者之功夫子就其功而節畧取之非謂人臣不當死義也爲人臣者不幸而遭其變學召忽者正道也苟或以管仲自恕世有幾管仲之才也哉就令學得管仲世無孔子亦不能拔擢也

蝮韻會註云蟾蝮蝦蟇也末云又駑馬也引韓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蝮爲証此非也退之自謂蟾蝮

徒能一躍耳飛黃騰踏去豈暇顧此等物哉其比擬  
非不倫也其說原於九方臯之教其子相馬乃得蝦  
蟄耳釋者或誤憶北海有良馬曰駒蝮而附會也欽  
呂惠卿解蔗字義甚有理致古人制文字六書並用  
原不交互拘牽若如辨者之所訛則周公制諡法穆  
考不武寧王無文也哉以笑字辨篤字者尤謬笑  
從天諧聲也

黃耳傳書犬也而強以蒼頭目之審然則猶之奴耕  
婢爨耳奚必陸氏之僮哉愚謂此如泥中逢怒數語

卽不第學人誦之無謂卽名門閨秀亦未足輕重惟  
出青衣遂成佳話耳黃耳蒼頭用作對語可也

陰行善政極狀文王苦心不大聲以色不長萑以革  
是其註脚也而後人疑之不可解矣

項羽見秦政曰彼可取而伐也爲秦政言之也猶孟  
子所謂誅一夫紂也漢祖曰大丈夫當如是則大非  
矣彼蓋不知古之所謂大丈夫者何物也

夫子曰吾仁不如回云云司馬子長竊取之於漢高  
亦曰吾不如蕭何韓信子房後之學者遂雷同一律

觀之殊不知兩不如中分量霄壤也

以漢文之至仁厚德而張釋之爲廷尉論盜玉環者以棄市猶曰非所以共乘宗廟之意則漢法之嚴酷何如哉

甚矣陳壽之史之誣也曹丕篡竊立國曰魏而壽成之日魏志孫權竊據立國曰吳而壽成之日吳志照烈以中山之裔胄而興義旅立國于魏篡之後不得已而起而繼大宗之統也而壽乃故黜之爲蜀甚矣陳壽之史之誣也甚矣陳壽之罪之重以大也

齊威寶士魏蕙失色然夷考檀盼當年所成何事子車三子生亦泯然歿以良稱田彊古治未聞能爲齊有無輕重而以二桃傳人欲不歿而苦圖苟活於世者何哉

金橘太酸鱗魚多骨何與人事而昔人以之致恨予生平亦有兩恨少正卯言僞而辯意其顛倒是非邪正無所不可惜吾夫子誅之太早而其言論不必槩見秦政父子大窮土木阿房一宮至于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千古壯麗之觀杜牧小子不知寫得多

少卻被項羽一炬化爲荒烟大好世界恨不從送驪  
山徒得一着眼

予嘗自負能點金成鐵讀子厚桐葉封弟辯良然嘻  
壯夫弗爲也戒之

昌黎諱辯不諱治奴疎忒甚矣

太宗偶縱囚耳歐公作論至謂縱之來歸殺之無赦  
而又縱之是欲以此爲常行之國典也謬甚矣

東坡舉歐陽公謂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而已某謂辭尚非陶公絕作桃花源記潔淨精微古

無與匹真天地間一篇大文字也

飛卿譏令狐綯曰中書內坐將軍予謂亦顧其人何  
如耳使將軍盡如郭汾陽李西平者政使不識一字  
何妨長坐中書也

北齊楊愔聰明強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魚漫漢自言  
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  
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何不識耶漫漢驚服人調  
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半谷曰應奉識車匠  
于貴人之門亦是着貴人在眼耳楊公邂逅于塗乃



足奇也。公曰：得無以不下驢故著一眼耶？池藕影疎，龜甲冷井梧飄，薄鳳毛寒，忘其爲何人警。句夫花葉榦根房實鬚心節，各有其名者，惟此也。藕藏淤泥之中，而乃有影耶？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于秦漢以前，荀况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而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不亦謬乎？

漢淳于鴻苞云：漢高祖作帝，霍光作顧命大臣，盧惠能作佛，可知上帝原不重識字。人半谷朽叟曰：偶然爾，君子道其常。

周懷魯中丞家藏有元人春社辭歸圖，轉入蔡文恪家。予於文恪乃侄館見之。元時名雋題詠殆遍國初，楊文貞蹇忠定俱有題跋。然予細玩之，春牛畫側面而角乃正面，使遇戴進當必笑予爲牧童也哉。

捐惠躑鴟，此卽撰爲此說者之誤也。故曰有人誤寫云果，其人不識字，亦或誤認楚姓爲羊耳，何至錯到

芋字也

胼黑乙切欣入聲說文響布也甘泉賦胼響豐融子  
虛賦胼響布寫注盛作也蜀都賦景福胼響之興作  
注如虫群飛而起也前郊祀志罔不胼飾師古曰胼  
振也言皆振整而飾之也盼乃俗字又腴盼大貌尚  
書費誓史記作胼誓

自相矛盾聽者妄耳以此之矛刺彼之盾無不入之  
盾以此之盾扞彼之矛無可入之矛胡云自相矛盾  
耶要之有堅盾則無利矛卽自相攻禦固無碍也

男子有德卽爲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漏而不全  
未免有語病愚謂男子有才方是德女子無德不爲  
才分體用無重輕也

予心所最不解如劉阮入山數月王質觀棊經時回  
家子孫便已數世因笑謂化菴居士曰仙家日月何  
短促若此卻不便宜殺塵世俗人也

洪崖先生者古青城仙伯或云卽黃帝之臣伶倫也  
隱蜀青城山洪崖子者唐張氲先生自稱也玄宗常  
稱之曰洪崖先生隱於豫章西山迄今有仙壇仙井

丹灶春白諸勝跡在焉徐巨源遊洪崖記云洪崖之時無書則誤合兩人爲一人而以張氲先生爲古青城仙伯矣李子又曰豫章之有洪崖勝蹟也不自張氲先生始也宋謝莊有遊豫章西觀洪崖井詩其來已久矣惟胡應麟筆叢硬說豫章洪崖始自張氲殆未覩謝莊詩耶

荆公嗜睡夏日常用方枕客問何意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公真知睡味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能不心折

王元澤幼慧而無七八歲時荆公命之屬對曰門前綠水流將去元澤對曰屋裏青山跳出來公拂然館師杜子野荆公師也詰之元澤曰先生不記前日遊絕壑觀乎道士郭青山跋足出迎跳出門限是其事也先生大笑因說與公亦大笑

儒者之教守身爲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釋氏則直謂之臭皮囊看來畢竟是他有自知之明彼旣陷其身于寂滅之區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雖欲不謂之臭皮囊胡可得也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只看他聚石爲徒四字便知有許多捏怪在裏面不然老禿何苦爬沙掘土爛口嚼舌也

朽叟前三十年謂歐陽公本論三篇只抵得韓昌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五句他日又曰畢竟儒者持法平恕剗草留根不如他自家處治得直截痛快一棒打灰如來弔與狗子吃

朽叟於反俗僧頗賜包容假借曰此如老妓從良從

前淫穢皆可不計也孟子所謂旣入其筮安得又從而招之也

許魯齋遺命披緇而葬愚謂此錯之又錯也何感慨之足云生平逢辰事蒙古之君矣歿復棄聖人之教而從異端之教乎甚矣其忍也

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卻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於不敢安逸之工豈不負愧罪於

彼甚也

草木至微然猶日有滋長至吾人學問卻常只如此甚者反加荒落此乃草木之不如也

顏子之學全在心上用功所以到得不違仁田地子貢卻只以聞一知十推遜之此豈獨不能爲顏子併顏子亦未識得故孔子斷以爲不如也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近有人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生而不窮者皆是氣之所爲也

人聰明而不學漸成昏愚韓子云聰明不及前日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况聰明萬不及渠而可不務學乎

孔子三十而立此時聖人德業皆已完具特守而未化耳至四十以後皆是化底事凡事理當然者可以言行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曰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非立後纔有知也  
讀書須趁三十歲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  
人事漸多不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勤苦難  
成者也

庚寅續錄

惟天子得郊祀天地諸侯祀其境內山川而已下此  
者可知也五祀中霤之祭原無主名此人人得竭其  
精虔以對越于天之處也此所謂不絕人于天也其  
事爲最重矣

顏子短命直是當時氣運衰薄載兩個聖人不住使  
顏子得上壽其所以言性與天道推闡孔子所未盡  
發之旨必更詳盡此于喟歎章足以測之于孟子七  
篇中闡發孔子引其端而未盡者足以測之

中庸下半部足以包括西竺諸大部學者欲求性命  
之學惟于此求之無庸他求也○中庸博大精澁不  
似西竺書大而無實

佛家說法開端必做出許多花拍頗似黎園淨丑家  
數若不先作此布置便闌然無色此正所謂粧出窮

門面也此不待尋源洙泗卽濂洛關閩有一犯此者乎

楞嚴經七處徵心了不可覓何如大學傳以有所不在兩路夾擊了然明白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惟儒者之道有焉在禪家彼固有彼之秘密藏試問其放之則彌六合者安在乎先賢所謂無用便不成體也

彌近理而大亂真說盡彼家底蘊後人必要攙雜和會總是認理不真也

會子十傳具見王佐規模可與顏子方駕管登之志迨乃謂子貢優于曾子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顏淵歿子哭之慟哀聲至今盈耳

大臣以人事君則君德日進治道日光富彥國司馬君實絕不聞于人主之前薦進邵堯夫程伯淳此所以不能格君心之非也

孔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此必別有一隱遯不知不悔之君子斷非仲雍嗣君勾吳者可知也夫虞仲夷逸朱張少連俱無事跡可稱道以

孔子列之于逸民而傳琴張牧皮以孟子稱爲狂者而傳子張謂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信哉宋廣平賢相也於抑却靈筮之功自是賢者之過夫大臣格非自有其道豈以沮抑一有功之臣而能禁人主之黷武哉

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云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若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勸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

更不爲重筆何以取信於後某謂兢宜荅曰宋公以正言激公公能取正言以救魏公此正公之美也何用改易乎劉知幾爲左史亦激說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

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九齡弗敢復言嗚呼彼昏以晉弗殺石勒爲得耶失耶社稷與石勒孰重且失律喪師之人而被之以忠良之名何以使邊將知法度耶

叅軍鄭僊耒陽丞郭仙舟投匭獻書敕曰觀其文理



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請宜從所好度爲道士  
此可謂處置得宜矣

孔子請討陳恆胡氏謂仲尼當先發後聞論理則非  
臣子所當行論事勢則孔子率弟子往罵之耶直是  
一竅不通不知朱子何故取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孔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倉頡制字傳千古之心法通千古之血脈擴千古  
之心胸可與上七聖而爲八非他聖所可及也

上古創物制器者皆聖人也故孟子曰聖人既竭目

力焉耳力焉心思焉不可分等差也

孟子分別聖之任聖之清聖之和而獨于周公且無  
品目此處儘足耐人思想

學士大夫既自認爲學儒往往津津于禪悟之說彼  
豈真欲學佛哉總是無得于聖道未能用顏曾思孟  
工夫去學孔子所以不曾夢見孔子聖而不可知處  
反以彼家湛靜圓明爲至極也

載籍多說蘓子瞻王龜齡諸人前身是高僧此說不  
爲無據何也名醫姚蒙有風疾時時發作抽掣都堂

鄒公來學謂曰先生何不自醫蒙對曰此是胎風帶來  
來的無從下藥諸人之夾雜禪學正是胎風帶來所  
以時時發作周程張邵李朱諸公便無此病根也  
意必固我在聖人豈待禁止而後無乎記者用毋字  
爲文見聖人亦尚存省察克治之意

每見人作博學隱君子文輒謂身未顯達無廊廟大  
制作竊謂不然彼居顯位知制誥者不過鋪張典麗  
事不必實有而多作虛言以揚詡之甚有心所不然  
之人而奉命以當制誥不得不作違心之語求其真

能開陳政治之得失闡發聖道之精微多不在屠廊  
廟掌制誥之日也程子易傳春秋傳序朱子大學中  
庸章句序寧非大文章乎

古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今人覲面問人尊諱是  
呪人已歿也甚有自稱賤諱某者尤不通可耻也古  
云二名不偏諱凡人取名宜用兩字以便子孫避忌  
不可用經傳成句如良臣兩字豈不甚佳後日子姓  
何以讀今之所謂良臣二句書也如堯舜禹湯天聖  
皇帝等字斷不可犯朽曾抱媿悔不可追後人慎勿

蹈覆轍也 丘軻字尤不可犯

楊子云著書蜀中富人囊金求載名書中子云卻之  
予謂金者世人之所爭重書者世人之所共忽此人  
能求載名書中則已異于冒儒名而懷利心者矣子  
雲何不垂手引之

竹箭有筠舊訓筠是竹青恐非的解蓋竹空中而身  
長無以持之則易爲狂風所折惟是不越數寸則有  
一節筠應是竹中橫節也聊存此以待賢哲折衷  
張中丞殉難時拜謝故主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

爲厲鬼以殺賊此語最爲痛快凡克暴之徒乘勢造  
彌天之惡正人君子勢微力弱而且材不足以乘權  
若得厲鬼殺之則克暴立殄矣若得雷霆誅極尤足  
示儆或曰上帝豈宜爲此小察愚謂不然曩時設巡  
方御史十五道三年內各誅鋤不啻百人奸宄之徒  
亦稍知惧今則竟廢不差螟螣蝥賊則安然無恙禾  
麻菽麥不且就盡矣乎或曰雷乃陰陽逼剝之氣所  
發非天公所命也愚謂二者皆有不可執一說以廢  
古今道理也懇告天公俯從下土小民之願云爾

壬辰絕筆

子謂南容子謂子賤無日字則平日之論也子謂仲弓曰則面命也此教以立賢無方卽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

妄平仲才力去管仲不可以道里計管仲退而自抑寬然有餘平仲竭力追拔恐不及半或曰子產何如予謂子產在管仲下平仲上子產若得齊而用之則齊必大治况齊景一聞孔子君臣父子四語心地劃然開朗非鄭簡定比也孔子稱子產恭敬惠義則行

已致君澤民四周俱到平仲則只交友一節耳或謂只一敬字此殊不然文王敬止止敬便有偏全之異夫言各有所當也

華亭董宗伯精於繪事超絕等倫每于意到而筆不到處蘊藉弘淡識者往往于其筆不到處得其澹遠入神之致爲文亦然予爲文意到而筆亦到方自愧浮露筋骨漫無淡趣昨見一二少俊爲予增添鋪張此何異溷濃墨掃大筆填平遠大畫令滿紙皆烟煤也哉見之不覺悽惋致慨

子瞻力詆正叔爲姦邪堅昏庸遠弃師傅子由引楊畏而沮大防馴致于變亂國是大壞朝常老泉名二子說家庭眉睫間顛倒若是則辨姦論曷足憑乎司馬公云人言安石姦邪則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平甫云知人不明執拘太過兩人之言真確論也予謂介甫自得君而後事事乖張非僅不曉事而執拘也總之天不祚宋耳神宗已罷安石政事十年矣使再多得壽十餘年則衆正皆升群邪無隙可入矣異乎何棄趙氏之速也

金谿傅浴海先生諱鯤化讀書湛潛雖專精舉子業而于宋五先生書薰蒸已透爲文則以守溪鹿門萊峯震川爲宗每欲突過前人一題入手閉口凝思務窺透聖賢立言本旨篇成則長江大河汪汪千頃朱子謂李旰江文字每從大處起議論傅先生真有之矣賓興歲十三郡作大會先生初不欲往臨川揭五經先生曰先生若不往無以壓服群流遂肩負而前果爲明流推重明末先生自葺文之最精純者得五百篇楷書細評勾勒圈點裝成二本藏行篋中亂後

每命其姪擔荷而避之一日途遇賊蜂擁而逐其姪棄其笥篋而逃生賊破笥而分其物并此二本而毀之是夜其姪往遇寇處尋索併破笥亦無踪影矣先生于膳正時已盡燬其原藁後遂無一字存于人間矣惜哉

### 紀夢

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夜夢從靈谷下至游方岩屋後舊書館中飲酒群從皆在各持藁魚鱖酒其屋無柱壁但以巨石壘砌而古樹老藤蔭映森然方岩出硃

砂紙強予作柱聯草率書之曰枯藤支石延雙月釀秫裁詩續國風方岩笑謂雙字對得不整方沉吟改定而忽醒故記之

客有持舊畫馬一卷過長岡山庄丹青漫漶剝落矣家四叔獨識爲趙松雪真蹟賞鑒焉而作之以短歌命予和之

房星未常墮渥渥未常乾何如墨池內咫尺騰雲烟松雪當年圖駿骨彷彿滾塵神勃勃丹青漫漶真氣存索之驪黃終汨汨吾叔藻鑑邁群倫超然直駕九

方歎安得相士如相馬柄鈞操鑑持天下

華遠凡先生像贊

維師道德實遠於凡表乎其裏如玉在嵌波澄澹澹  
峯峻岩岩丰標犖犖氣字嶢嶢樹之風聲聽之颯颯  
望之雲氣在函之關欲侍之側有躬斯儂銘之以筆  
勝彼長鑱

鄭牧仲先生像贊

南泉千古叟匪以色相久我已親南泉筆墨於何有  
南泉歸舊隱不得長握手欲於筆墨間延竚瞻山斗

揮贊著漢字一幅長相守

八大山人像贊

七尺者身千秋者神似與不似孰測其真在昔締交  
忘形爾汝一旦宵然模範惟此胸中勃鬱壘魄千尋  
因應變化疇是知音欲求其似緬惟子固松雪尚萍  
他曷充數

周濬其像贊

穆乎其容溫然其度攻苦乎文章而未獲大售潛修  
乎德義則久而彌著盼庭前之玉樹以交榮植曲圃

卷八  
三  
之藜蘭而環佈樂乎天命以願年真克紹乎光風霽  
月之庭戶

題車子儼敬禮水墨觀音像贊

大士之靈遍滿虛空寂然無朕誠則能通善士敬禮  
祉集於躬山陬海溼罔間纖洪茲焉應迹乃在一紙  
專念於斯或其隘矣謂不在紙則亦膠固一芥子中  
須彌畢露善士之嗣以是永思朝夕虔禮謂神在茲  
孝思既永靈感弗疵谷聲傳響鏡影傳模神坎彌坎  
諦觀此圖

石榻吳道子觀音大士像贊

大士化身百千萬億救免火災惟斯獨異石在滇南  
靈無不暨曉是大士應迹耶是道子應迹耶一心頂  
禮莫可思議

題觀音像

人道故紙堆裏覓不得心如何轉著得相不知紙堆  
裏也藏得心也現得相不見觀音大士從一芥子中  
獨闢乾坤觀自在心現自在相麼大衆果信得及便  
從這紙上著眼看莫放他騰閃過去沒巴鼻也



宿恆公禪房對寫真口占

和尚自無人我相阿誰爲寫坐禪身燈前默默親相  
對剷卻機鋒與印真

踏入方丈和尚自在向前問訊敢借四大我欲饒舌  
師偏不解咦恁地無有語言方知我是門外

自嘲

釋徒之楞嚴尊勝彌陀等呪顛倒錯雜絕無義理可  
尋繹爲僧徒者早晚工課必信口成誦彼其以逐食  
故耳而所以明心見性者不在此也猶且用茲功以

致之殷盤周誥佶屈聱牙未至如彼說之替亂也我  
輩將於是明體而達用焉而反不能記憶乎甚矣其  
可愧也甚矣其可愧也

爲黃子元胎書扇

時月之間不見叔度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將無叔  
度道力未淡不能消人鄙吝故令人不見而復萌耶  
汪汪千頃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我聞其語不見其人  
安得且暮遇之以消吾鄙吝也乎元胎道兄今之叔  
度也以扇命書用次閒語以引一笑

書饒道南扇頭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於悌與臣言依於忠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此真道學君子也道南饒翁假館文昌橋上垂簾之次調息延年庶幾性命雙修者余以爲得君平之遺風者書之扇頭以示古今人不相遠也

遺訓

先嚴云二十歲時將有早行汝伯母爲炊宿食飯中得螻蚰二卽暗藏去但以茶連洗飯二次服之汝伯

父大聲問飯不潔乎徐荅曰昨受熱口作燥故以茶沃飯去火氣耳時祖母亦蚤起問曰何不用水煮熱而乾炒爲又對曰我平日不畏煎炒今偶爾故不曾先說也此蓋先嚴七十後見不孝某暴棄不潔食物大訶婢僕故教之云且曰此小事我五十幾年未出口今見汝不恤下故偶追憶少時耳人家姑嫂小叔不孝順皆由小處不忍起汝宜慎之某聽此訓又二十年矣偶感而記之

縱酒省愆十

二則

敗度傷神咎徵屢見矣不截然自止可數悔乎

惡謹

謹已非道矣矧日惡乎生平受病最深隨機所觸皆是弗日悔之已晚不日一息不容少懈乎

邪視

明知其非禮而視焉心爲日役矣心顧可勝役耶

鬧房

薄俗惡道賢者不免斬然自止庶力矯前非

慕牌

弊有用之精神消有限之歲月

訟牒

喪人心傷天理莫此爲甚卽曰爲人解冤然學者所學何事苟耻過作非則同人道於虎狼矣

惰行

困乏其身也愚懵其心也弗謂貧不足慮貧則不能力於爲學其愚乃益甚爾悲哉惰也諸惡緣之種也

好勝

後此過端皆從此起能平其心諸妄可息

蓄怒

物來順應須從恕道矧可蓄乎蓄之必且用之損人  
究是損已

刻論

是非之心要歸平等人之蒙惡也濇已之損德也大

執見

從善如轉環則日進於高明執已不化其蔽也愚

妄想

思不出其位外此皆妄也正已而不求於人無入不自得焉

